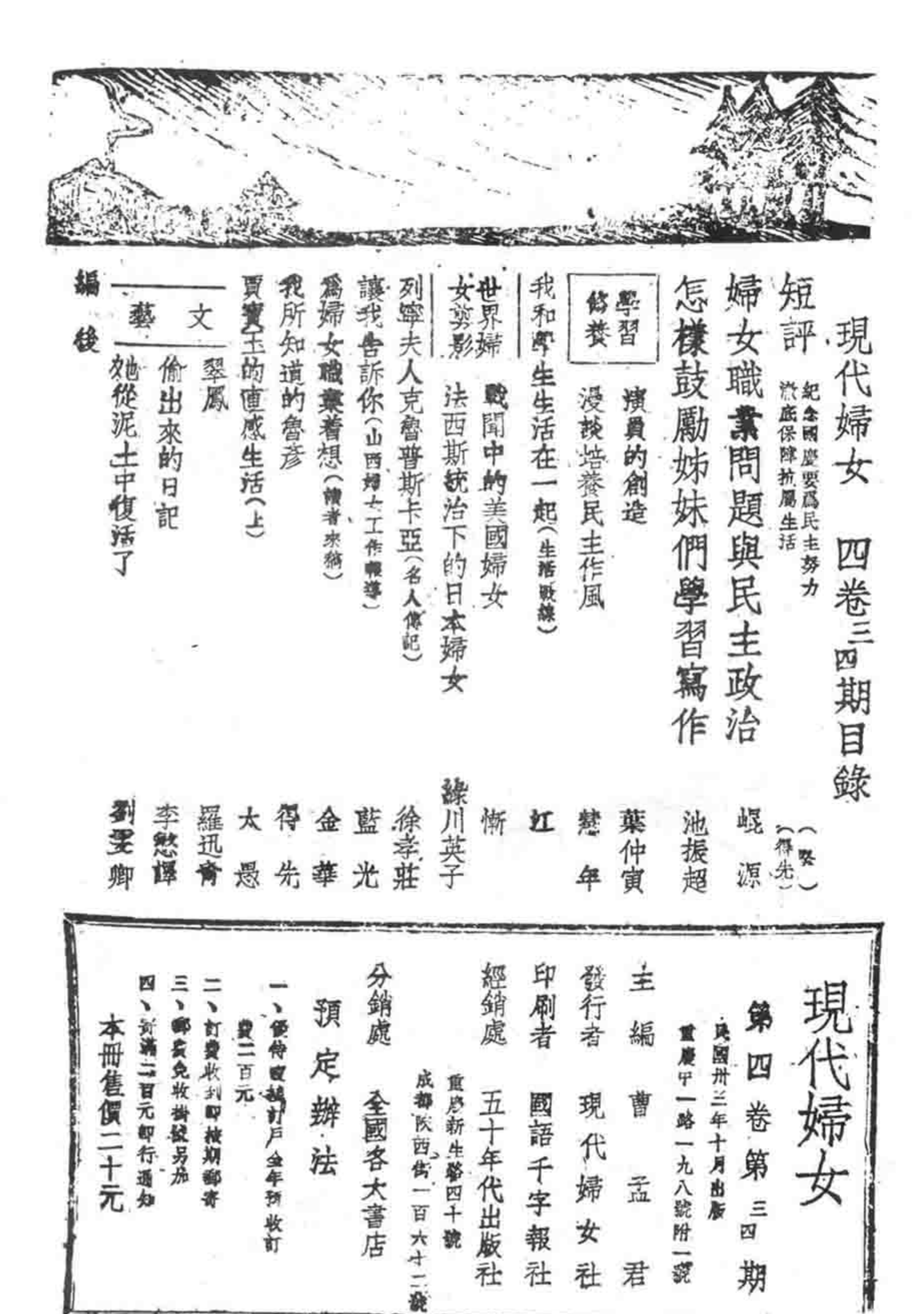
現代婦女

要目





現代婦女 四卷三四期目錄

現代婦女
第四卷第三四期
民國卅三年十月出版
重慶中一路一九八號附一號

主編 曹孟君
發行者 現代婦女社
印刷者 國語千字報社
經銷處 五十年代出版社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成都陝西街一百六十二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預定辦法
一、優待直接訂戶全年預收訂費二百元
二、訂費收到即按期郵寄
三、郵費免收掛號另加
四、訂滿二百元即行通知

本冊售價二十元

紀念國慶要為民主努力

堅

在萬分艱難困苦中，慶祝卅三年度的雙十國慶，實令人無限感奮。回念七年多以來，我們國家正如驚濤駭浪中的一葉扁舟，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幸有同盟國家的共同努力，西歐法西斯德國崩潰在即，歐洲出現了法蘭西、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新的民主國家。民主力量的對比，已經在世界上佔了絕對的優勢，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們相信民主的中國，也一定能夠成長壯大。但是隨着河南戰事的失利，湘桂沿綫，又遭受了日寇激烈的蹂躪，敵人日暮途窮，可能不顧一切地向我們長驅進犯。局勢的嚴重，無有超過現在的了。我們必須做進一步的努力，才能挽救這空前的危機。

這次參政會通過「立即實行民主以利抗戰案」，這乃是全國同胞今天一致的要求，也就是國家求進步唯一的出路。國父曾經說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十三年一月九日對上海記者講演詞）。可見「以人民為主」這還是幾十年前便已提出過的問題，今天局勢艱危，祗要切實照參政會的決議案，實行民主，全國男女，也都為實現民主而努力，那麼民主實現那天，距勝利一定不遠了。

世界各盟邦的婦女，都已參加政治，為民主奮鬥了。此屆美國大選，選民中婦女佔絕大多數，由於她們的投票，選出羅斯福總統，給與羅斯福四次擔任總統的保障。光復後的法國，不久將要舉行全國男女公民的普選，這是法國歷史上婦女獲得選舉權的第一次。盟邦姊妹們已在奮鬥中獲得了民主國家婦女享有的種種權利，她們的努力，是我們姊妹們的榜樣！而我們今日的艱辛，尤有甚於她們：婦女教育的不普及，職業的受限制，待遇的不平等，母性的沒有特別保護，婦女福利事業的沒有普遍發展，在在需要我們加倍努力爭取。但是婦女真正的自由解放，首先一定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沒有一個國家不實行真正民主而婦女能夠得到真正的平等自由與解放的。因此，我們今天必須認清我們努力的方向，必須正本求源，為民主共同努力！明年國慶，我們希望能同時慶祝世界民主國家的勝利！中國抗戰的勝利！和中國婦女獲得民主國家中婦女享有的種種權利的勝利！

徹底保障抗屬生活

得先

據報載（本年四月三十日時事新報）渝市抗屬有三二八四戶，百分之九十八強是小商人、無業家居、苦力、做工等，這些人的生活在平時就苦得很，一旦壯丁出征，他們家屬的生活更不堪設想。

渝市一地慰勞抗屬的機構雖有六七個，但光是逢節慰勞一點毛巾肥皂，怎樣能夠解決貧苦抗屬的生活問題？就政府有優待抗屬的規定吧！經過層層轉手，抗屬所收的實惠也不甚多。璧山七十七歲劉熊氏

婦女職業問題與民主政治

—崐 源—

誰也不能否認，這幾年來，婦女的職業，已經成了嚴重的問題。儘管她的呼聲是微弱的，它的申訴是被輕視的，問題的嚴重性是被忽視的，可是這一個問題卻影響着大多數的職業人口的家庭。無論是老人，青年，兒童，男人和女人，都不能倖免它的影響。

從最明顯的事情來說。各校畢業的女生，都帶着興奮的熱情，離開學校，想走進社會為國家服務，並且為自己的家庭，分担一點負担。可是，她們的職業機會，在這幾年內，卻一年比一年的狹隘起來。有人說，畢業即失業，這話，也免不了失當。職業界先將國家培養起來的畢業女生關門。陪都附近各大學今年的畢業女生，就業的困難，已經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畢業即失業」的女生，估計起來，約在十分之八九。

在業的婦女，也不是完全最幸運的。文職員所佔的成數固然是少得可憐，除掉有特殊人事關係的而外，她們的地位不但是很低，而且是最不穩固的，終日受着被撤的威脅。這幾年來，陪都幾個機關在緊縮的名義下，首先從女職員開刀，也是人所週知的事實。

「少用女職員」，或是乾乾脆脆地說：「本×不用女職員」，已經成爲職業界普遍的風氣。這個風氣一經形成，原來用女職員的機關，也加緊防範起來，深恐失業的婦女和畢業的女生蜂湧而至，也加以多方的限制。

一句話總括起來，婦女職業的範圍，不但是縮小，而且是被封鎖了！職業婦女不但停止增加，而且逐漸減少，被迫退回家庭廚房去。

隨着這種現象而來的，是盛行一些不用女職員的理由，例如：「適合發生戀愛事件」，「婦女沒有長性」，「影響機關一」，「婦女缺乏魄力」，「婦女生育前後須請假數月」，「雇用女職員必須增加居住設備，增加開支」。這些意見似乎都是站在工作效率，行政效率的觀點上，理由是很充份的。然而，這些枝枝節節的意見，並不能夠解釋婦女職業成爲問題的理由。

行乞流亡的悲慘故事，就是受傷北歸改制兵役使各抗屬便得享千萬中之一例。政府雖對抗屬發給生活補助費，按照法規，本就不夠，何況大半又為保甲長——地方惡霸所侵吞，抗屬生活的保障在哪裏！

我們以為保障抗屬生活有效辦法只有由政府下令全國，凡是有抗役出征軍人家屬所在的地方，由鄰近富戶來負責維持他們的生活。消極的由十戶五戶維持一戶；積極的，由若干戶出資合辦小規模工廠或生產合作社，幫助抗屬婦女、兒童、老弱、殘廢等事。從前政府所定優待辦法，又多奉行不力，應確實實行到好處。同時由政府以人民組織勸助抗屬機構，一方面切實調查抗屬人口住址，詳細登記，一方面向抗屬宣傳，使他們明瞭政府有些什麼保障的法例，不致再受人欺騙之苦。再由地方派人向抗屬宣傳，使生活得到保障，沒有凍餒，疾病的痛苦，生有養，死有葬，子女有教育。

保障出征軍人家屬生活，是當前激勵士氣，爭取勝利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提出這個意見，熱烈地切盼政府和社會人士的注意和實行，以慰前方將士！

在戰爭時期，各個參戰國家，都在全民動員，擴大生產，男子都動員起來，還是不足需要，許多婦女必須也動員起來，或是接替男子在後方的生產工作，或是直接參加前方的戰爭工作。工作的機會是極其多的，祇感覺人員的不夠。例如：

美國預計動員的婦女近七百二十萬人，從事海、陸、空、衛生等工作。其中從事於海、陸軍文官工作的，即需婦女十六萬人，在這十六萬中，有十三萬人在華盛頓服務。她們的工作由低級到科學的或職業上的特殊工作部門。海、陸軍需要的女工程師，繪圖員，打字員，秘書，書記，統計工程師，每年所需的職業婦女就在八百人以上，工程人員在一千至二千六百人。英國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婦女，已有八百五十萬以上登記。甚至為戰時工作的婦女照看小孩，都認為是國家應盡的義務；一九四二年英政府曾頒佈條例，至少須代替戰時工作的婦女照看二五〇，〇〇〇人。

這種情形和我國目前的情況對照起來，就非常明白了。我國不但由於機構的不健全，生產界一時陷於停滯萎縮的情形狀態，就連技術人員也有一部份失業。行政機構雖立應查的情形尚待調整，全民動員也沒有做到澈底普遍的程度。民主政治的實行還不充份，整個的職業界，無論男女，都帶着人浮於事的狀態。按行政開支來說，職員已經有些飽和狀態；按工作效能來說，卻嫌工作效能太低，被人事行政來說，講到權勢，濫用私人，人選不當，並不少見。新的人員既不能動員出來，而在業人員又在調整機構，裁撤冗員，提高效率的美名之下，終日岌岌可危。這種現象本來普及於男女職員，可是首先受影響的，便是女職員。雖然，職業婦女身受着生活的影響，可這並不是單純的婦女職業問題，而是整個的抗戰動員問題，國家民主政治問題。

這種情形很容易使得少數的人認為：職業既沒有什麼保障，祇有靠着「人事關係」和「交際手腕」來維持，而造成一種短視的眼光，隨波逐流。其實，我們的眼光，應該大一些，今日婦女職業問題，在一個健全的民主政治之下，是絕對不會有的。婦女有受教育的權利，有服務的權利，在業婦女有平等待遇的權利，有婦女應該享受的特殊權利（生育假期，托兒等等設備）這是國家的義務，而不是上司對下屬的恩惠。在民主國家對於職業婦女的這種設施，不但已經實行很久，而且已經在戰爭中收到實際的很大的效果。如在民主的方式的全民動員之下，大量無工作能力的或工作能力較低的婦女，可以經過短期的訓練養成能力，提高能力，分配以適當的工作，在業婦女在工作中提高了能力與地位，一切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就不起什麼作用，早就不成什麼問題，所注意的只是工作技術和效能的增進問題。

所以職業婦女的生活和命運是和民主政治締結在一起的。祇有民主政治才能給與我們教育機會，工作機會，給與婦女合理的待遇，和婦女應得的待遇。爲着追求爲國家服務的工作，家庭的合理生活，和培育優良的下一代，我們首先應當追求民主政治，推進民主政治，實現並發揚民主政治。

× × ×

怎樣鼓勵姊妹們學習寫作

——介紹一個六十四歲的蘇聯女作家——

池振超

無論那個刊物的編者，均感到婦女執筆寫稿的人太少了，這是什麼原因？固然在過去婦女所受的教育有極大影響；然據一般現狀看，婦女對寫作不免有以下幾種錯誤觀念：第一種錯誤，認爲寫作爲好出風頭，怕人譏諷；第二種錯誤，是初學寫作的人，往往抱着濃厚與趣去投稿，結果未曾發出，一股興氣和與趣便消散無踪，再也不想執筆；第三種錯誤是存着自卑心理，認爲寫作是種難事，婦女能力不易辦到。

第一種錯誤是很明顯的，這裏可不多費唇舌。第二種錯誤的矯正，希望初學寫作的姊妹們應有革命精神，失敗以後再幹，這篇不發重寫，再接再勵，堅持着往下寫，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鍛鍊，必然獲得成功。寫作固然需要天才，然寫作的技巧是必須修養功夫，非淺嘗可達，中才之人加能苦學，當然必有造就；天才好學習也未必成爲作家，第三種的錯誤心理的矯正希望大家提高自信心，天下沒有難事，寫作更不是難事，難不難在於你肯不肯努力工作，這裏可以介紹一位蘇聯女作家中，六十四歲才開始學習寫作而成名的女作家，以激勵給學習寫作的姊妹們，作爲與奮劑。

這位老女作家的名字，叫伐諾維科娃！瓦辛佐娃，她曾用她那樸素而真誠的字句在，「我怎樣成爲一個女作家？」這本小冊子裏，描寫出辛酸的一生來。她的父親是個銅匠，母親是大富家的女僕。在她小的時候，她的父親就教她寫讀，但她母親因此而咒罵：「上帝知道，這個女孩子的頭腦裏裝的是什麼東西，不要胡思亂想，不要受魔鬼的玩弄……」從此她就和書本絕緣！以學紡織，二十歲那年和一個農夫結婚，又做了家庭和丈夫的奴隸。嗣後生了十個孩子，其中夭折了五個，終日更受到丈夫的咒罵侮打，一直到五十三歲時，她方始脫離這個苦役，到城市去當女僕和在碼頭上當運輸工人。

她學習寫作是這樣開始的，在她六十四歲的時候，她加入女工通訊的學習，依了一個女工通訊員，爲各種雜誌刊物寫稿。她的寫作，不如說是她創造之路，是經過非常艱苦的嘗試。她說：「開始我便買枝鉛筆，絞絞我的腦汁，慢慢的寫。那時我被積極寫作的怒潮所激盪，我有望去讀點書，便買一本簿子和一冊文法，到圖書館報名借此幾本書。」她又談到自己的作品：「我看到自己的小冊作品，我不相信是我寫的，我便翻開我的稿子和雜誌，啊！是的，這是我的殘稿，我的小冊作品，簡單得沒有一個華麗的字眼，不過，它卻能教會了無知識的女子。當我開始寫作時，桌上有稿紙，手裏有鉛筆，我的鄉村生活和工廠生活，便在我的記憶中，像條長狹的道路，像隊習時生活所必經黑暗的道路，充滿了咒罵、凌辱和辛酸的婦女眼淚，一幕幕地經過我的筆尖，我

不管好壞，首往下寫，所幸銷路不錯，我積極寫完瑪林金的生活。」

這裏提到瑪林金的生活，是這位老女作家最著名的代表作。那是描寫帝俄時代婦女生活的一本最樸實而最深刻的小說，後來終於在高爾基的愛護和幫助之下出版了。

一九二八年高爾基七十誕辰時，諾維科娃——瓦辛佐娃已是六十八歲了，她為「消息報」寫了一篇紀念高爾基的文章，從這一篇有意義的文字中可以看出，高爾基是怎樣鼓勵了這位女作家從事寫作，茲將其要點摘述如下：

『一九一八年高爾基到莫斯科來的時候，我正是女代表雜誌的通訊員，莫斯科的女工們邀請高爾基參加一個晚會，就派了我和另外一個女通訊員去請他。我們不安地走到高爾基家裏去，過了幾分鐘他從房子裏走出來，微笑着望着我們的紅頭巾，他問道：「誰和我一齊坐車呢？」我們躊躇不定，高爾基卻站着等待我們回答，最後我決定和高爾基並排坐着。當時我曾問他：「阿力克舍，瑪克西冒維奇，也許你已經讀過我這些小冊的作品呢？我是學習寫作的」。在他的臉上現出一個懷疑的微笑：「那是你的作品嗎？你這大年紀？」我答道：「我年紀老了，我六十四歲開始學習寫作，現在是六十八歲了。」他驚奇地注視着我，繼而他拖一拖同伴的袖子：「請看吧，我六十歲，她六十八歲，她六十四歲才開始學習寫作，這簡直是個奇蹟，這只有在蘇維埃的國家裏才有可能性。」高爾基很感興趣的問起我工作，我告訴他正在寫一本關於婦女生活的長篇小說，高爾基對答說：「寫吧，寫吧，寫關於一切的小事情，還應該寫當時的生活，這樣的作品，將會成為人類生活的文獻。假如你需要什麼，就來找我，我要幫助你。」過了一個多月，高爾基替我把瑪林金的生活一書修改而出版了，他提拔我 幫助我寫作的成功。……』

這以上是敘述這位女作家的一生和寫作情形。為什麼要用這麼多的篇幅來介紹她呢，因為從這裏也已可看到，只有男女平等的政治下，婦女才能有這樣特殊的發展和進步，這位老女作家自己曾說：『蘇維埃男女平等的政權，替我們敞開門戶，帶來了光明和智慧的。』

從上面的介紹，又可以証實寫作並非婦女能力所不及；而且這位女作家，過去也並沒有相當的學力，一生過着勞苦的生涯，到了六十多歲才開始學習寫作，還可以成功一個成名的作家，這更足以鼓勵我們青年人學習寫作的勇氣。姊妹們！大家努力吧！一切事業的成功 都由於經驗與不斷學習而獲得成功。

我們更由婦女解放的立場，談到婦女寫作。寫作是社會文獻，也就是社會事業的一環，婦女寫作不僅為社會創作文獻，而且更為婦女解放的一種有力工具，可能發動一切工作的前進。因為寫作可以反映社會現實，可以暴露黑暗，也可以表現光明。若由婦女的立場來暴露婦女的痛苦，與被壓迫的現實，那必然會來得更迫切動人。筆者認為婦女寫作是婦女解放的一支生力軍。

要怎樣才能鼓勵婦女們從事寫作？一方面固然要婦女們自己去努力，實地去寫，拿起革命精神去寫，失敗以後還是寫，從小處近處着手寫，寫到遠處深刻的偉大的史實。至於講到鼓勵婦女寫作那更希盼國內的作家們，出版界的權威者，能切實給予婦女從事寫作的提攜，鼓勵，像高爾基幫助諾維科娃——瓦辛佐娃的成功一樣。

學習與修養

演員的創造

葉仲實

(一)角色透澈的理解

表演是表現情感和激動情感的。所以表演者對劇本和角色不能了解，便無從發生情感，觀賞者也便無從激動。亞里斯多德說過：「藝術的快感起於認識，起於發見。」

要了解一個角色必須先了解整個的劇作。揣摸一個角色，不只是單純的研究某一人物，而是綜合諸人物的互相關係，與全劇結構的有機性和完整性，我們要精密的分析去瞭解個別人物，更從個別人物中分析單純的情感因素。比如先了解這劇本的主題、結構、故事、人物、環境再去研究你所扮演的角色。該角色不僅從劇本中、從作家的一字一句的責任中來理解那角色的個性、思想、情緒、形態、階層、年齡、習慣、以及在全劇中所佔的地位與所負的使命，更要從自己已知經驗中，來詮釋這劇中的人物和經過的事實，這包括親身的經驗與平時觀察所得的經驗。演員的創造就是把知覺所得的整個意象客觀化，然後再把從外界攝取的影子作樣本，加以若干醞釀的經過後，身臨其境的表現出來，所以各種經驗的積蓄就是演員最基本的任務。如果對某事物完全沒有經驗便無從發生感情的共鳴，反過來說，愈能本自己的經驗來印證作品，也愈能了解它，所以表演者往往因經驗的多寡而了解的程度便有差別，所表演的成績也就不同。因為人物創造是扮演者的性格和經驗的返照，每個人所創造的境界都是他自己領略的境界。但是性格和經驗是人人不同的，隨人隨時隨地而異，所以各人的理解和表現便不能一致。並且人的性分深淺與所創造人物意境深淺亦有密切的關係，深人所見者深，淺人所見者淺。大凡情感比較真摯，感覺比較銳敏，觀察比較深刻，想像比較豐富，所創造的人物也比較成功。而且儘管人人都能想像他的形跡，但不一定都能領會他的精神，而且各人所領會到的精神也不一致。

除此之外，認真的說起來我們還要研究這作品的時代，地域，背景，當時的社會風俗、習慣、以及作家所表現於這作品中的情感是如何發生的，他的動機何在？它與作者生平有何關係？作者是否受過旁人的影響？他創作這劇本時的經過如何？有人說這考據工作與表演無關，實則有了充分的了解，無形的會影響你的表演，使你更見深刻而有意義，所以考據工作也是有助於演員的。

(二)創造的意象

當你對一個角色用你的生活經驗加人世的觀察，以及為該劇蒐集的資料與平時對知識及藝術的修養作以充分理解之後，

便要計劃怎樣，創造這個角色。一般人以爲創造是神秘的，是使人驚訝的天才，不是可以學習分析的。其實它和一切自然現象一樣，也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演員在未經表演之前，心目中必先醞釀出一個具體的情況，就是直覺到一種情緒總合的意象，這便是腹稿，然後才藉表演所用以傳達的媒介——「動作」，把心中的意象表現出來，造成一個具體的痕跡，可以傳達給別人看。其實在任何藝術創造中都包含想像與傳達這兩種活動的。

這意象的創造可以說含有兩種成分：意識的與潛意識的。就意識的方面說：表演之前只是一種想像，想像就是在心目中見到的一種意象，意象是所知覺的事物在心中所印的影子。比如提到一個洋車夫，心中便有一個車夫的模樣，雖然他不在眼前，我們仍然可以回想起他的樣子，這就是車夫的意象。這意象是靠記憶也可以說是靠想像而出現的。但這種想像是「再現的想像」，只是在記憶中複演舊經驗而已。這種再現的想像決不能產生藝術，藝術必須有「創造的想像」，要有新成分的加入。比如兩手拉着車子跑是一般車夫的意象，但是因爲在炎熱的天氣中，便聯想到使眉頭一定皺着一條手巾，不時用手巾揩汗；或是因爲他跑路太多了，現出了疲乏的樣子，腳步遲慢了，又買了一雙新草鞋換上，新鞋把腳磨破，因此走路有點跛，如此的想下去，便會發現許多新材料，本來該擦汗、疲乏、跛腳我們已經常常看到，現在加到他的身上便可以表現出一種意義，所以「創造的想像」是根據已有的意象作材料，在混雜的情形中，選擇若干意象出來加以新綜合，表現出其新意義，這種綜合作用所必須的心靈活動就是「創造的想像」。所以我們說表演不是人生的模仿，而是藝術的創造。

這種理智的聯想是意識所能察覺的，但創造的想像，還有潛意識所不能察覺的成分，這就是通常所謂的靈感。靈感大半是由於潛意識中所醞釀成的東西猛然湧現於意識，有時苦心搜索而不得，在無意中得到靈感，立刻之間尋求許久的意象便湧上心頭。這就由於人於意識之外，還有潛意識，潛意識也可以作思考的活動。而且因爲牠可以不受意識和理性的節制，所以潛意識的想像比意識的想像更豐富更自由。

靈感怎樣招致？最好是閉目沉思造成夢境，潛想劇中各種畫面，於是這人物的生活好像鮮淋，而在你面前呈現，他的舉止、步行、動作、言談、笑貌、心情、思想、習慣、性格，整個的形相都宛如在你的面前。

(三)意象與我合一

這角色的意象造成之後，它一定能在你心目中現出一種具體的境界，根據劇情的發展演出一幅幅活躍的圖畫。而這種境界或圖畫必定在這時中佔據你的意識全部，使你聚精會神的觀賞它，領略它，以至把它以外的事物都暫時忘去，不但忘去意象以外的世界，而且忘記自己的存在。祇有在注意不專一的時候，才能鮮明的察覺我和意象是兩件事。如果把整個心靈寄託在那個孤立絕緣的意象上與那個獨立自足的境界中，於是我的生命便和意象的生命往返交流，使我和他打成一片了。即使在起初讀劇本時，也要暫時忘去自我，擺脫意志的束縛，由意志世界轉移到意象世界，因此藝術對於人生是一種解脫。

這種意象與我合一的現象，實際就是所謂的「移情作用」，就是把我的知覺和情感外射到牠的身上去，使知覺情感變爲它的所有。我們先說知覺：意象有許多屬性是起於我的知覺，比如這人是美麗的，

溫和的，善良的，純潔的，這些都是這人物的屬性，但這屬性是由於我的知覺外射付與的。再說情感、意志、動作等等心裏活動的移入：我們對於他人的了解和同情，都因為有設身處地以推己及人的本領，比如小孩子常和玩具談話，有時還請他吃飯睡覺，這也是由於他佯信玩具為眞人，以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方法來體會玩具的情感和需要。

移情作用不但由我及物，有時也由物及我，是雙方面的。我看了一個悲劇中的人物的愁怨恨，不免自己也跟着悲恨，有時還陪着他落淚，這都是由物及我的好例子。並且移情作用無論怎樣微渺，都可以讓想像把我們移到他的裏面去分享他的生命。這種設身處地的分享情感，不僅限於我和其他人物，就是與我絕不相干的事物，如風吹落葉，雨打殘花，都不免外射情感給他們，而它們的生命也可以移回到自己的心中。

在聚精會神的觀照中，我的情緒和意象往復迴流，於是我與意象合一，它即是我，我即是它，實際這步工作已經是創造了。不過未經傳達之前，這人物只在我的心中，而並不是在他人的眼前。

(四)產生動作

當我與意象合一之際，便像什麼東西附在了身上，好像受了催眠一樣，便會產生一種夢幻式的眞實的感覺，這感覺便支使你發生一種動作的衝動，便就是意象直接變為動作的活動，也就是心理學家所謂「念動的活動」，比如想到該意象的笑貌，不由自主的引起笑的感覺；想到它的步行，自己也不覺學它走路的樣子；它的情緒有何變化，也跟着它同時變化；甚至它們剛烈壯麗的高度，都不免引起氣派莊嚴的筋肉鼓動。這種模仿運動的發演，就是移情作用的結果，情緒是因，動作是果，演員性格的創造也便是由此產生的。

表演藝術便是根據這種移情作用所引起的筋肉衝動而發展的。不過各種性格的把握，形相的創造，隨時情緒的彈動與轉變，那全要靠演員對於內心與筋肉操縱的能力，這需要長久的專門訓練，以獲得熟練的技巧。表演的是靠動作來表達人物的，但須將生糙粗率的意象和動作變還，而具有眞實優美的形式，它不容有絲毫的苟且，否則你所創造的人物就成為不眞實不完全的了，也就不能成為藝術的了。本來各種藝術都有它的特殊知識和專門技術，入手某一門藝術，就一定要認識和運用它的特殊媒介。

如上所述，動作既然實現於模仿衝動，因此我們不覺得它完全屬於自我，彷彿它們原來就在意象裏面，我們只是依稀隱約的覺得形相的活動和情感是由我外射出去的。但是如果運動衝動過於強烈，使動作過火，我們便明知道動作出於自我，所以外射活動不復發生，也不復有移情作用，因為我們既完全意識到自我的活動，則在我的情感中就很難有意象了。

近來有一派表演家，專門想從感覺方面打動觀衆，盡量在顏色聲音動作中刺激觀衆，或故作噱頭，實際這种不能使人得到美感，因為他把握主要發動的一點忽略了，就是所謂「人靈的表演」。演員的創造是要從意象形相化，形相意象化，那種身心聯繫恰到好處的快感。表演藝術的成功也就在於形相之中獲得着一個完整的靈魂。表演者親切感受的分享其人物的生命，一切動作，言語，姿態都任憑它的情感支配。把自己的性格脫去，換上另一個人物的性格，在另一生活的夢境中往返週流，創造什麼人物，就過什麼人物的生活，這眞是一件快事。

漫談培養民主風氣

慧年

民主已經成為目前社會潮流的主流了，不僅是政治，經濟的大勢所趨，而且應該滲透到每一個角落，每一種措施，每一項工作，每一個人的生活和作風中去。可是非常遺憾的，我們到處都缺乏這種民主的氣氛。

不說大事，只就個人的處事待人上講，還是有許多不夠民主的現象。

許多部門的主管人是絕對不尊重部下的意見的，開會只是報告，只是傳達主管人的決定，留給大家發表意見的機會幾乎沒有。如有人說話，也像對主持人申述意見，用不著別人再討論，只由主持人答覆似的加幾句作許或解釋；即是有所謂議決案，除了共要履行的規約命令，也沒人過問檢查是否已在實行，對下級工作同仁所提意見好像，也只充耳不聞，然而上司一口說煤是白的，大家也覺得有理。「你看，這道理，在太陽底下，煤塊上反映出的亮光，可不是特點發白？」說不過去也會這樣特別欣賞似的去附和，去找尋這句話的解釋。

在目前許多主婦都常常討論一個所謂「用人難」的問題。雖然，在這裡，我用人是比較難，可是我常感到許多「主人」對「傭人」要求也未免過苛：有的人為用人飯量大不滿意，做事不能自動不滿意，不制伏不滿意，在於要他不滿意，愛於鄰居的同伴們談天玩玩也不滿意。實在有點專橫。

很多父母對子女不知常採高壓政策，不喜歡小孩發問，不喜歡小孩用小孩想有的方式玩耍、淘氣，不喜歡小孩不服從自己，只憑主觀的命令。

許多人開會不尊重別人的發言，不等人說清楚，就搶過去，很多人跟朋友不尊重別人的意見，以為自己總是對的……仔細批判起來，這些不民主的現象可太多了。

這許多現象是確實不夠民主的，然而這不是一個只屬於個人修養的問題，它關係著整個社會。

在到處充滿了烏煙瘴氣，[illegible]殘暴的大氣圍下，個別的事業，個別的人們要被薰染得缺乏民主，是不足為奇的。雖然，民主之被揭櫫著，然而一層層看：上級的榜樣，也和媳婦曾受了婆婆的氣將來當婆婆時，也必定要對自己的媳婦擺威風似的，對下層常常表現出主人的態度，對工作的分配只採用命令方式，在會議上只是包辦，在對人上就成為捧上敬下，最好做的，也犯了忽視下級工作人員的意見的毛病，這些病菌，是由於種種牽制，與論不能盡到批評的責任，也沒有可以自由討論，批評糾正的習慣與條件，因此能於繁殖猖獗一時了。

因此，我感到要想養成普遍的民主風氣，最重要的是要實行政治的民主，經濟的民主，也就是要徹底實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只有這樣才能廣泛的培養民主作風，才能要求每一個角落，每一種措施，每一項工作，每一個人，從上至下，從大到小，從工作到生活都洋溢着民主的風氣。

在批評別人上說，我們應該根據整個環境放寬我們的批評尺度，然而如果是檢討自己，我們自己都應當要嚴格，下更大的決心，揚棄那也許是傳染來的，也

許是殘存在自己意識中、行爲中的任何不民主的污點，培養成一種純正優良的民主風氣。

關於個人的修養，主要的是要注意理論的學習，增加對民主問題正確的理解。

其次要有決心、耐心、恒心的經常拿着顯微鏡，解剖刀的去掘發自己，檢查自己，研究自己。

一切不民主的根源，由於不能把個人的利益服從全體的利益；不能尊重別人的意見，考慮別人的意見；不能替人設身處地底想；保守——自己不要求進步，而也不願意別人進步。

一個人能做到不論什麽事情不只爲個人的利害計較，而只權衡全體的利害，（其實個人的利害常是包含在全體的利害之中的）、不忽視別人的意見，不自以爲是的，堅持個人的成見。決定一個問題，判斷一個問題能代人設身處地的想，不只憑個人的直觀和好惡去處理，去決定，那就不會再有不民主的現象發生的。

普遍的個人民主作風的養成還仰賴於整個民主氛圍的陶冶，自願充任民主前哨的人們，首先應該盡量的培植自己的民主作風，去點燃那已在閃爍的民主的火炬和

我和學生生活在一起

—卜江—

六年了，六年和中學學生生活在一起，悠悠的歲月裏，多少就見了一些眞實情形。「現在中學生程度太低落了！」「搶救國文」！「搶救英文」！「搶救數學」！「挽救學風」！這一串的聲音從社會熱心教育的人們口中喊出來多麽令人震驚，令人焦灼啊？這些天眞的孩子，下一代的國民，竟這樣墮落不長進麽？這些病的癥結究竟在那裏？

我不敢作答案，只能把點滴的事實顯示出來給關心中學教育的朋友們。

先從他們的日常生活說起吧。由於抗戰的影響，人口麕集在西南一帶，於是首都和它附近遷建區便成了學校的集中地，每一個學校招考時，都不知那裏有的那麽多的學生。各校的宿舍都是出[illegible]和的現象，有些學校宿舍裏簡直擁擠得勝過兵營，小小的屋子裏，密匝匝地排滿雙層床，床和床間兩個人可以同時走路的地方都不留，學生下床上床都要像爬虫一樣爬過去。都常地屋子裏充塞着一股臭氣。在夏天裏臭虫更是橫行無忌，夜間可以一把把地抓出來。學校照例是對學生洗衣洗澡問題不加以注意，裝聾作啞的。學生的衣服有時包給女苦力太婆拿回洗，有時學校也有洗衣部，代學生包洗衣服，但是兩種情形下，學生都得到一樣的結果，衣被洗得不乾淨衣服損失了，沒有穿久的衣服被搓破了，有苦無處訴，啞子吃黃連，洗衣不乾淨的結果，使屋子裏更充塞了一股怪味。戰時的學校設備大都非常簡陋沒有洗澡的設備（備有幾個盆子不夠學生用的，這都不多呢）每天晚上，學生用面盆端了一小盆冷水，洗臉擦到脚，第二天起床再拿面盆端了水來洗臉。冬天是這樣，夏天也是這樣

他們「食」的問題，又是怎樣解決的呢？伙食費收了進來，沒有不拆、扣地用在學生身上的，大半的錢拿出去放大一分的利息去了。學生的菜蔬油鹽吃一點，買一點，比較說得過去的學校是一頓稀飯，

兩頓乾飯，米以那些奸商污吏用人工故意泡發生了霉臭的米居多，菜面攙雜了糠粃子，菜是三四樣淺淺的四碟小菜，上面添許幾滴油珠子，公立學校伙食還要壞一天兩頓稀飯，一頓乾飯，小菜祇有兩碗，吃飯是用搶的方式與緊張完成。這樣的吃下去，就有點耐饑苦，晚上乾得難受。

再說到精神上的培養吧！吃苦，受罪，還是可以忍受，只要精神上能獲得充分的滋養。可是，目前的中學教育又是怎樣呢？牠首先忽視了青年的興趣，不管你的興趣在那裏，天才在那裏，學校都機械式地規定一套課程硬塞給你。在孩子智力還沒有發達成熟的時候，硬生生地要把代數、三角公式記熟，幾何、解析習題記熟，物理、化學，中外史地，動植物 英文，國文全要硬記死記。一學期要學的有十七八樣之多而學校的設備呢，沒有可供參考的圖書，沒有標本和儀器，沒有掛圖，完全靠生吞活剝地生記硬記。到了高中，學生們就更苦了，不管以後到大學專攻的科目是什麼，都要經過各種各式功課的考驗。在這樣的情形下孩子們讀書興趣的低落，不是如水趨下一樣的自然麼？

加之傳授知識的師資良莠不齊，更限制學生所獲知識的範圍。「資格」就是「畢業」的保證，現在靠着家庭優越的環境，能鑽到大學（像燕京是野雞大學）！混了幾年的，就是師長了。有許多這樣的師長，胸中沒有一點實學，講起書來是[illegible]式的，上課彷彿是催眠術，使學生要瞌睡。到考試時，勾範圍，給題目，對付學生。生活的高壓，促使另一些師長們不得不担負起過重的課程，一方面奪取了他們進修的時間，講起書來便開留聲機，年年總是那一套，沒有新的內容，另方面由於他們的精力不夠，便只受了「發水」的技術。上課鈴搖了好幾分鐘（重慶某私立中學，校舍很嚴，教員上課卻是要在十分鐘以後的），教師才姍姍來遲，鈴聲一響動，便溜出課堂，這是「發水」技術的初步。更進一步地，不肯修改練習本，演習本的責任，上了課便溜之大吉。重慶附近這樣的學校多得很呢，所以，學生一面感到功課太繁複太艱深，難於徹底了解，接受；另方面卻又學不到什麼，一天到晚，拾人牙慧；考試時背誦兩條，考就完了早已「奉送」「歸還」了教師，不敢據為己有。這樣的傳授，這樣的學習，學生的程度又怎能不低落呢？說也奇怪，這樣的傳授和學習，透過了東方人的「偽裝」的成績，表面上都是堂堂皇皇的，不看嗎？美術展覽會裏學生的成績琳琅滿目，說不定是美術教員兩三天抱佛腳的創造成績！作業展覽也逃不了是教員和少數學生與整式完成的成績，而這些成績實在不壞，整潔入目，井然有序，反可以獲得褒獎。

學生所受到的精神訓練如是的慘了。學校長升降旗前後，每週一小時的紀念週，都應該是盡量灌輸些時事知識，生活知識和課外知識。可是，六年來，從沒有聽到像樣的時事報告和講演啊！每天，每個星期，每月，每年，學校都在一共千篇一律的大道理，嘮叨「仁義道德」「增進校譽」「增進良好學風」這一套抽象名詞與宣講一些怪奇的理論：「實行民主就是所人民造反」！「中國人只有受過教育，根本不配有自由！」……公式化的講演引不起學生的興趣，學生呆板地聽着，眼皮重下了，時光便滑溜地帶走了這精神講話的一課」換來的是空虛，是疑團和不了解！

拉雜地寫得太多了，現在我拋開教育行政上的紊亂，派別（這不要說會是黨派）的紛歧，獨裁專斷的各種會議不說了，這些是說也說不完的，我現在再把曾經

今我特別注意的實情演出來吧。然行於嚴的紀念週的台上，辦公室裏，到處都能化成刑場。所謂犯過的學生，「管理」的先生可拖來當衆痛打。那種淒淒慘慘的喊叫聲使來下課時這是莊嚴的學校，教育人才的園地，使你想到這是一個屠場！「饒了吧！」「下次再不敢了，」這一聲聲的哀求，並不能減輕板子，板子打下來的分量，一直到學生或犯者發揮了他的獸性為止。如果有人如我從前一樣，不相信「教育部禁止」下，在首都附近，體罰還是可以公然實行吧？可是，這卻是一件千遍的現象，一課下來，教師用米突尺，竹板，在宿舍裏，訓育主任看不上眼的，就抓把板子在門外一站。「不相信這是真的嗎？」我在第一次看見痛打學生的時候，我的內心激動起來，我的眼淚流下了，我的兩手發抖顫起，我曾想向旁邊的人舉手詢問：「你們這想不出別的有效方法嗎？非每天施行著的「仁」呢？」可是我被禁止，我沒開口了。有人告訴我：「天下烏鴉一樣黑，那一個地方不是這樣呢！」「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何苦來呢！」這些聰明的人生哲學使我在年容忍了下來，當我看到打人的時候，我內心雖還在隱痛，但我眼淚不流了，掉頭走了。

平常的時候，學生與狗倒了，一聲怒言都沒有，他們之中有的是「憤慨」，只說了一句話，就會傳到當局的耳朵，惹起一場軒然大波。他們雖不說什麼，可是不滿意從眼角裏流露出來，天真的情緒消失了，代替的，早熟了的憂慮和多疑。對於當局粗暴的態度，適應了，垂頭了，消極了，本來不喜歡說話的孩子一天天更沉下流了，沉悶了。學校的執行者爲了挽救這種局，終日以學生不長進，并且更專制，更嚴格，更無情。可是情形不見好轉起來。

學期的典禮到一次行完了，學生急忙收拾行李走出校門，總報仇的機會到了，宿舍裏的床板，窗門的打爛了，燒的燒了。教室的牆壁打出窟窿了，門都打壞了，廁所裏，污穢，牆壁到處都塗抹着他們心裏洩恨的語句。更大的怨氣就在這種阿Q式的報復精神裏發洩了。報復雖然作到，可是，這損失、下學期還要由他們的學費裏抽出錢來賠償，猶有，他們甘心□楚地知道麼？

徵稿條例

一、本刊徵求下列各項作品：

1婦女運動之理論

2婦女參政與學習之指導

3各少數民族各階層各地的婦女生活報導及動態

4婦女工作經驗之介紹

5婦女生活常識

6婦女參加抗戰之英勇故事，及婦女為時代犧牲殉事之作品，

7世界各國婦女動態

二、本刊設信箱一欄，凡讀者能多提具體問題，本刊盡可能予以解答。

三、來稿每篇以不超過三千字，如為長篇著作，須自成段落。

四、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先聲明。

五、來稿登出與否概不退回，如投稿人需退還時須預先聲明。

六、來稿請用原稿紙寫，署明姓名，並註明通訊處。

七、來稿刊載後酌致薄酬每千字一百十元至二百元。

八、稿件寄重慶中一路一六八號本社。

世·界·婦·女·剪·影

戰鬥中的美國婦女

—慚—

九四二年夏天，喚動世界的蘇聯女青年巴傳新訶科聯訪美時，全美的婦女們都以欽佩和好奇心熱烈歡迎她，這身穿戎裝，但手刃了三百零七個兵的女戰士。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會不用口紅，不穿花衣服，不想跳舞和看電影，而過着和男人一般的簡陋生活，這在當時美國婦女是不可解的。那是美國參戰的第一年。

只經過兩年的時間，戰爭的發展，更了社會狀況以及人們的思想。美國由二十萬的常備軍武裝一躍而爲一千一百萬大軍，這樣非但動員了全國壯丁也動員了五十多萬青年和中年的婦女們。以前的巴傳拉新科不了解的婦女，也許現在也和巴一樣開始過着簡樸的戰時生活了。

和平時婦女不同，美國婦女　軍中是在擔任戰鬥工作的，她們[illegible]大戰，是海陸空軍都有婦女隊，她們主要工作是在本土或海外的後勤負責無線電收發，軍事報告翻譯氣象測量，護理等，以及一些文書職員等。婦女參加這些工作，使許多男子從後方戰鬥工作中解放出來，而且增加了抗戰力量。婦女隊是此次大戰的新產物。成立的原因主要是爲補充壯丁人力之不足，但是現在她們的工作已開　了婦女部門，成爲軍中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各軍的婦女隊都是獨立領屬的，有特殊標誌，制服都完全不同，譬如海軍顏色爲灰藍，陸軍爲褐黃，空軍是灰色，這些制服，說都有時裝名匠設計，一方面要實用，同時也要顧慮到美觀。海軍婦女隊的隊長是前任威士里大學校長（賴夫人的母校）近四十多歲　麥　理女士。聽說是少將，作此她是美國第一位得到將銜的女性呢。

女軍隊和其他軍隊不同，完全是出於志願的。她們召募方法是這樣：首先舉行擴大宣傳，在所有的通衢大道張貼了顧目告白，電影中放映廣告，同時在播音中也播放消息，用愛國和服務口號來動員她們，然後在城內的徵兵站報名處給她們報名。凡是美國公民，不論祖籍何州，體格健全年紀在廿一至五十之間，都有資格申請參加。在各軍中海軍的徵收最嚴，陸軍則較易。女軍投考者有士兵及軍官之別。凡投考軍官者須至少曾有大學二年的學籍，每一個錄取者，須經過三月至六月的訓練時期，訓練內容多爲體格訓練，軍事常識以及專門技術科目訓練等，在東部的著名史密士女子大學現已大部份改作海軍婦女隊訓練營，在中部TesMoines城，與設新立陸軍婦女隊訓練處。訓練期間，除衣食宿全由國家供給外，每一女兵尚可領五十元的薪餉，這在美國是相當不錯的待遇了，參加女軍隊的都是來自各階層的，其中有抗議，學生工人，女職員等，她們幾

性舒適的生活，較高的報酬，學業文憑，為了爭取勝利早日降臨，和撤底粉碎法西斯的力量，來參加這新興的女軍。

女軍隊在創立時也曾遭遇到許多困難，保守份子極力反對，天主教的一個主張說：「這會破壞美國整個社會基礎，破壞了建立在宗教上的及家庭制度。」起初許多婦女們也猶豫不敢參加。但是畢竟以女軍的精神，工作成績以及戰爭改變了一切，不但成立了六十萬人的婦女軍而且還在繼續擴充。去年美國國會取消婦女隊的陸軍輔助名義而改為婦女陸軍隊這樣不單義務上和男子相同而在權利上，包括退任後福利便待遇和男兵一樣在軍隊編制規定的更改，這實在是一個大的改革。

六月六日盟軍在西歐登陸以來，捷訊頻聞。我們知道這些勝利包含了美國服役軍隊中許多姊妹們的勞績。遙望戰場，我們寄與無限敬意和關懷。

× × × × ×

寶石小鏡

—若筠—

我要有一顆寶石
它不是配着珍珠
　掛在我的衣襟上
讓別人用羨慕的微笑
　誇讚我
　外形的華美
它也不是鑲着黃金
　套在我的手指上
讓別人用金錢的眼光
估計
　它的價值
啊，它的
它要裝飾在我的心裏
它的晶瑩、明淨
要映出我
生命的光輝
……………
我要有一面小鏡
它不是放在
　我放粧奩的小桌上
因為我沒有
　捲曲的頭髮
　和胭脂做的花朵
它也不是放在
　我裝書本的提包裏
因為我沒有
　小小的粉撲
　和流動的眼波
啊，它的
我要把它
　放在我靈魂的當中
要它的光輝
照着我
生命的長途

○ ○ ○

綠川英子：

法西斯統治下的日本婦女

同班如來的是老遠以前的事事。——女孩子天真明朗的，小狗兒似的跳着要着的心上，不知不覺中被罩上一層暗影，那就是祖母和母親常說的「女孩子還要……」「要像個女孩子！」那類的話。自從進了小學，同班的男生就以習慣的口調「女人，算什麽！」來輕視我們。在課業上能壓倒這群小公爺就痛快極了，可是到了四年級便遇到了意外的打擊，即是每禮拜女生中特別教三點鐘的「裁縫」，而男生在這些時間便多學些算術之類的功課。這是多麼不公平呵！我就同兩三個好朋友一起向主任先生提出了抗議。「不同男生一樣，我們是反對的」。中年的先生呆住了，立刻回答不出來。

——「不會裁縫的女人算什麽，打燈籠都找不到呵！針都不會拿還作什麽呢？」——他這剛剛才到十歲的少女，挺着胸脯叫出：「作政治家好啦！」……

這樣爲「作女人」第一步開始被針線束縛的少女們，讀完了六年課業，走出小學校校門的時候，一般學科上便劣於男生了。接着中等學校是絕對的男女分校的。男的叫中學校，女的叫女學校。中學校，學生是當做一個人，一個國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員去教育的。反之，女學校的學生，是爲了「賢妻良母」，即是說丈夫的奴隸，孩子的保姆而訓練的。裁縫，接待，家事，烹飪之類的特殊學科，在其他國家，恐怕是永不到的課本吧。因之中學校的年限雖然同女學校都是五年，而學力則有雲泥之差。女學校的卒業生中間很少的一部分進到三年或四年的「女子」專門學校。大學則只是男子的特權。

從表面來看日本女子教育的普遍性，但說到她們的解放卷，是大大的疑問。一九三三年前後，曾經流行過「花嫁學校」（爲結婚準備的學校，只教裁縫、烹飪、手藝、生花之類，期間爲半年乃至一年），可是一般的女學校甚至專門學校，多多少少也帶着花嫁學校的色彩。她們的唯一正當的道路是對着家庭。因此，一踏進了社會，所能得到的不過「臨時工」的位置而已。各職業場所「歡迎」的只是未婚而年青的少女。她們沒有任何野心，低廉的待遇，從順的工作，而且是花似的裝飾了乾燥的辦公室，過了一二年，便愉快的走到自己應該走去的地方。這，的確不是很合算的事情嗎？即便在婦女的職業分野中認爲最理想的教育界，她們畢竟還是小兵。當單官，當校長之類的事情，甚至夢想都不可能。女子的最高學府女子高等師範的卒業生，就沒有在中學校執教鞭的資格。她們最初的薪水，多在男高師卒業生之五分之四以下。加薪的速度簡直不能比較。這個比率在其他部門就更甚。在工場即令作同樣的事情，女的收入是男工的三分之二乃至二分之一。

僅僅守着家庭這一個小天地，女人永遠是個弱者。就是在保護國民這樣的名義下造成的法律，也可以找得出不少對男性有利的袒護。例如，當有夫之婦與其他男子發生了關係的場合，就構成通姦罪可以要求離婚，但在相反的情形，便沒有法律上的根據了。「普選」（普通選舉，就議員的選舉權）就流行了「普選」之名，把占國民半數的女子完全撇開了。想要當議

給家，不過是十歲的少女的幻想而已。市川房子、金子茂等所辦的爭取婦女參政權的團體，雖有很長的歷史，卻遲遲不進，一忙的婦女雜誌「婦選」也不過是極少數的知識婦女可以讀到的程度。她們在每年議會裏都進行獲得婦女選舉權的活動，但總是在「時期尚早」這句話之下被斥退下來，沒有獲得任何的反響。自七七事變前一年就提出這已經形式化了的這「請願」，卻中止了，事變的第三年度，這個團體便解散了。如果她們這群人要知道了這些的政府的措施，恐怕是要深深地感到當初她們正在支持侵略國的侵略，同性別間；不知不覺中和戰鬥進過去了，這正和向着光明走的中國和向着黑暗退去的日本女性的必然的命運。有這樣一句話，說某個國家是民主或非民主的，只要看婦女的社會地位就可以一目瞭然。這是非常確切的一句話。路夫人、馮夫人等決不會在日本出現，而與許芳女士史良女士等也不是法西斯日本的人物。

法西斯黨是女性的公敵。欲想以資產階級的日本女性地位，在這幾年中間要進步到十數年或者說數十年前去吧，這是難於想像的。這些法西斯的匪徒們，從她們奪去了最愛的人們——一家的支持者的丈夫、兒子、父、兄弟。於是把她們自己再趕到產業戰線。但能如何維持自己的女 者，如何厚臉皮的代言人也總不會說這是婦女職業的開拓吧。在不露太陽光線的煤坑裏面，大腹便便的女性們着織布機。軍需工場裏，而菁菁青春的女性在重大機械之下無力的倒下來。能流的淚和血一滴殘剩盡處，她們是在「為了國家」的名義開始被驅使着。

是前年的事情。日本各地的部隊在報紙上發表招募軍隊女書事務員，資格限女學校畢業程度，身體康健，年齡在廿五歲以下。工作是簡單的打字、電報、會話等，由上海或杭州兩個月練習後正式任命分配各地軍隊服務。因為收入比較國內要多得一倍半，應募的人很不少。軍部把合格的送到上海，可是一到這裏，她們才知道所謂「事務」原來就是「慰安」。她們被是怎樣悲憤，憤怒與悲哀的啊！對那些還沒有醒覺的「愛國女性」，到前方軍隊中服務是夢想的，但，她們所追到的，卻是地獄以下的地獄。她們曾哭泣着要求回國，可是軍部，照原來的計劃把無容赦的分配給各地慰勞所去了。裏面有三個人因為過度非常的破，都被送到杭州與 部有關係的妓館店或其他地方，在半監禁狀態中工作。還有另外兩個人不肯毀滅自己青春的處女肉體便自殺了。

這些話，都是從俘虜的口裏聽來，在他的一個戰友偶然在慰安所裏碰到同自己一個街上的姑娘所知道的「秘密」。法西斯徒之非人道是大家周知的事實，但軍部採取這樣的手段把國內的良家婦女欺騙了以供給士們的玩弄是一般人之難於想像的兇暴，陰險，墮落之極。法西斯誠然是 女性之死敵 日本姊妹們也不會永遠像一群羔羊一聲不響的被牽到屠場裏去，更不能像那兩個少女就空空的斷絕了自己的青年的生命。她們應該走的道路，就是最接近的中國的姊妹們所走過的而且現在正在走着的道路。當日本法西斯的末路愈益走近的今天，我衷心願望中國的姊妹們為實現此等團結戰鬥下去，因為那就是使後此而起的我們祖國的姊妹 從黑夜裏得向曙光的火炬。



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雅

徐孝莊

蘇聯人民的「大姊姊」，共產黨的重要人物，列甯的終身伴侶，同志與助手，克魯普斯卡雅(N.K. Krupgka ya)原名康斯坦丁納英娜(K n3—tantino na)，一八六九年生於俄國。父親是小公務員，在她十四歲的那年便逝世了。所以在她求學時代就因爲家庭的清貧，不得不担任家庭教書所得來維持自己的學費用，很早很早便開始獨立生活。

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出現，是一八九三年的事，那時她祇有二十歲左右，也就在那一年遇到列寧，做他們這一對相敬相愛的終身伴侶的媒介的，是一本叫「市場論」的小冊子，這書是列寧寫的，她讀了之後由於對他的卓越的理論的欽佩，便起了愛慕的友（情），終於在狂歡的晚會上碰見，從此便做了志同道合的密友，不久便結了婚。一直到列甯逝世爲止，她們從來沒有分離過，她在他身邊三十多年，倆個人的生活、事業、學業完全融合在一起，無論在西伯利亞的放逐中，在國外流亡的時日，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潮澎湃的日子，在此後俄國反革命勢力猖獗的幾年，在內乱的年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她，隨時隨地她永遠跟隨在列寧的左右。她是他的得力的擁護者和助手。

她的一生，與蘇聯社會革命的全部歷史，是分不開的，二十歲那年便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開始從事革命工作，最初，她在聖彼得堡的一個星期日的工人學校裏教書，她給工人宣傳革命，後來她幫助列寧組織俄國最初的革命勞工團體「勞動解放鬥爭同盟」，參加這個同盟的各項重要工作，編寫宣傳品，起草革命文件，傳達消息，維持同盟和聖彼得堡大工廠工人的聯絡。一八九五年列甯被捕，她仍舊毫不懼怕地繼續活動，地下設法與列甯秘密通訊，把列甯的意見傳給外間的同志，把列甯所需要的書籍，食物，以及獄中的消息送給列寧。第二年，她本人也被捕了。那個判決放逐到烏發省，後來她因當時列寧被放逐在舒賢斯克村，她便宣布她是列寧的未婚妻，要求也到列寧的流放地去，結果得到了官廳的允許，他們就實行同居了。這種放逐中的新婚生活，是又苦又甜的，物質生活雖然苦到極頂，但他們精神上仍然是快樂的，他們趁着這種放逐生活的空閑，努力從事革命理論的研究、寫作、翻譯，疲倦了便到山野間去散步，列寧從事狩獵，她便以種菜，養家畜，學做烹飪消遣，在暮閑暇的時光，常去林間溪邊靜聽流水鳥鳴……關於那時的生活，她在「列寧回憶錄」裏有極有趣的敘述。

一九〇一年放逐期滿，她與列甯同到德國慕尼克去，「火花」(Lskra)報便是在慕尼克刊行的。她担任該報的編輯部秘書記

是一張流亡在國外的革命者合力編輯的最主要的革命黨機關報，印成兩種版本一種是普通的，專爲在歐洲的亡命者看的；另一種是特別版，夾在雙重箱底中，秘密運回俄國內地。關於他們在慕尼克的生活。她在列甯回憶錄裏，曾經這樣的記載着：

「我到了之後，我們搬到了一個德國工人住的房子裏的——列甯先去慕尼克，她到後來才去到——我們在自己房裏燒飯吃，但是烏拉第米爾。伊里奇(即列甯)正在開始寫作什麽一本書，爲了想不妨礙他的工作，我盡可能地弄得謹愼，不使它有聲音，以致擾亂他的思索，伊里奇寫作的時候，常欢喜在房裏踱來踱去，口裏不住地宂喃着：當他這樣的工作，我從不和他談半句不相干的閒天。等他工作完畢，我們出去散步的時候，他會很愉快地告訴我他今天寫了些甚東西，查看了些什麽書，這樣差不多成了一種習慣。慕尼克的風景，非常美麗，我們到處都逛過，列甯到一個地方，常和我訴說不少的話。在這些地方，得到不少的常識，和思想的指導…」

從這段記載，很可以看出當時他們生活的困苦與革命工作及學術研究的努力。

一九〇三年他們移住在倫敦，後來因爲便於革命活動，又移到瑞士．在那里組織了「勞動解放社」。當時他們住在日內瓦城外的工人住宅中，沒有家具，將書箱當椅子，晚上點的是油盞，屋子的天花板已破舊不堪．走到房里去非得要經過一條可怕的弄堂。瑞士是世界遊園，可是當時他們的生活却比放逐中更苦。他們的收入，是從給俄國社會黨的報紙雜誌上寫稿得來的。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運動風起雲湧，他倆便星夜趕回祖國，潛入彼得堡從事秘密革命活動。不久，們便創辦了「新生活日報」；高爾基是其中的主持者，她當時除担任女工方面的宣傳及供應宣傳品等工作之外，還兼任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的職務，執行着最重要的黨的工作。

蘇聯政權成立之後，列甯夫人完全致力於教育事業。在做革命秘密工作的時候，她對教育專業早有深湛的研究，於是竭其全力以從事於掃除文盲，她開辦了幾千個俱樂部，鄉村閱書室，成人學校。人民教育委員會成立之初，她是組織人之一，十餘年來，一直担任該會副委員長職務。蘇聯的統一勞動學校制度，便是她和該會委員長盧那卡爾斯基共同擬訂學劃的。此外對於教育文化問題，她留下了不少寶貴的著作和卓越的創見，因此她在蘇聯青年兒童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所受的尊敬與歡迎，這是極難形容的。

教育工作之外，她所致力是國際婦女運動，在放逐中，她寫了「勞動婦女」一書，這是她的處女作，一九〇一年由列寧在外國印行，從此以後，她積極參加各種國際勞動婦女運動的工作，關於農工婦女解放問題，她寫了許多論文和小冊子，革命後，她特別努力吸引蘇聯勞動婦女去參加政府機關工作及社會事業，尤其是教育，訓練方面的問題。

革命後列甯夫人的生活仍然是刻苦儉樸到極點的。她深懂勞動人民的心理，注意聽取民衆的呼聲，看他們怎樣生活，和民衆始終是實相契合不可分離的，因此成千成萬的蘇聯婦女都把她看作「母親」，看作「大姊姊」。這種民衆對她的信仰，在一九三七年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中表現得最顯著。他們熱烈地推舉她當選最高蘇聯代表，不僅因她是有毅力的政治家，而且是由於她是他們忠實的朋友和引路人的緣故。

列寧夫人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逝世的，在她七十歲的生涯中，足足有五十年是過的革命生活，她的死，正像她的伴侶列寧之死一樣，留在蘇聯人民心中的巨大影響，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本文據D.Mikajlov原著）節譯改編成。

讓我告訴你

——山西婦女工作指導——

藍光

朋友，我早就想滿足你急切的願望，到底這裏——山西，到底這裏——第X戰區政權能行使到的地方，婦女動員的情形是怎樣的？要了解它的特點，要了解它與後方和其他地區有什麼不同，那你得首先了解這地區及政致上一切作法與其他地區有什麼不同，這裏像是一個島嶼，一個四面濱水的島嶼，或者說它是一個三角洲，總之，在整個的一葉地圖中，用自然的山和人工的山把它和別處相當地隔離了起來，因此一切的情形和其他地方不大一樣；但是，因爲它自始至終是堅持着抗戰，堅持着自己的生存，這一點又和別的地區相同，和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決心，勝利的永恆的決心一樣。

我怎麼能夠給你再多說些這裏的情形呢？因爲我不是一個理論家，理論家是善於將各種表現出來的事實，歸納起來找到它的本質，然後下一個鮮明的斷說：我也不是一個新聞記者，新聞記者是會全面地採訪，將消息適當地披露了出來，那末，我，一個普通的工作者，只把目前所知道的一點婦女動員的情形告訴你吧！

五個月以前

行政當局一聲號令，把所有的婦女幹部都吹到了各個鄉村，動員她們，要動員五百個家庭婦女參加社會工作，雖然五百個這數目和這地區百分之七十強的婦女總數比起來，是一個不足說的小數字，可是親愛的朋友，這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地區曾受號過二千年來封建的「福譯」！舊禮教像一株大樹在這山溝裏生了根，婦女還被鎖在傳統觀念的深櫃里呢！

婦女幹部們到鄉村去了，首首到家庭裏去作個別訪問工作，接着便是宣傳，家家遭到冷眼。有的家庭的老人不讓媳婦和工作的女同志見面，有乾脆坐在大門口擋着說不在家，很有趣的是有一次一個女同志趁着一家的老太婆不在家，趕快跑去動員她的媳婦，給她講出去工作怎麼怎麼地自由，怎麼怎麼有辦法，並且說自己有了本事以後，就可以不靠男人，把媳婦說的高興極了，很想出外工作了，可是，老太婆突然回來了，大爲震怒，把女同志一陣好罵：

「該鬼（山西土話，不正經放蕩的意思）你存下什麼心，等我不在你挑唆我的媳婦，你要把她弄出去作什麼呀？我跟你有仇有怨嗎？我挖了你的祖墳嗎？爲什麼要這樣害我呢：瘟神！死不了的！」

「唉，動員一個家庭婦女出來，比搬千斤石頭還難呢！」一個幹部這樣說。

「我這回受的氣挨的罵，一布袋也裝不完！」另一個說。

「我差一點還要被一個老太婆打了呢！」

可是不管怎麼困難，靠着工作者的努力，一大批家庭婦女是動員出來了，那就是她們的陣容：

「一個個穿着棉單服，披着長頭髮，挺着大肚子，都是纏過腳，走起路來一扭一扭地，一個大字也不識。」有人半風涼半玩笑的說她們。

可是不管怎麼樣，小腳的改組派的婦女總算走出來了，一輩子只從坑頭走到廚

字的「內人」們也走到離家幾百里地的外縣，不管各個人帶著怎樣的各種不同的出發點——有的和婆婆不來，有的和丈夫出了氣、有的對婚姻不滿意，有的想個如意郎君，當名太太，有的是眞想得到自由平等，替女人爭口氣，不管如何，家庭婦女總算動了，一部分走到社會上來了。

女商官

商業，這裏全部公營了，沒有私人開的任何店鋪，出售日常用品的模範店、紙店、布店、文具店……都改成了消費合作社；一切生產用品食品的磨房，鐵匠舖……都改成了生產合作社，這裏的商人們都經過了組織和訓練，名之爲「商官」，由公家發給衣食，和其他部分的工作人員一樣，穿著軍服，帶著符號和臂章，物價的漲落完全由當局管制，動員出來的一批農村婦女中能識字能記賬的大部分作了商官，各縣的各個店鋪差不多都有了一兩名女商官，這好像是誰把街頭巷尾撒下了一大把「花」。

開初人們都大驚小怪地嚷着，

「女商官呵，來了一大批女商官！」

「走，去買東西去，看這些女的會不會做賬。」

「告訴你，西街第一消費合作社那個女的，眼睛可活潑，滴溜溜地只轉，跟她打算盤珠一樣」！

人們都用好奇，觀望、談笑，輕蔑對着這些商店里的，「抗戰之花」，而她們，這些剛出窩的小雛，也都在戰戰兢兢地接替那些必然會有的風雨，建立了婦女幹部小組，經常檢討她們的工作生活態度。

女勤務

爲了要把男人們多騰出來打仗，後方各種內勤工作，都由動員出來的家庭婦女擔任了，大部分機關的公共食堂，女人擔任了全部的工作，做饅頭，做麵條兒，炒菜洗碗，三個人往往解決六十個人的吃飯問題，女人的工作並不比男人做的壞，曾經有一個全是女伙伕的食堂，得到當局的獎狀獎勵，據說饅頭作的特別好，乾淨而又節省。

某地婦女訓練班里一個女傳達兵，五十多歲了，她照料三四十個婦女的茶水，採買和傳遞些瑣碎的事情，她愉快極了，像大嫂般替年青人笑、鬧，好像她也只有一二十歲。

「你叫什麼？」初來時有人問她。

「我就沒名嘿！」她尷尬地說。

「哈哈，那你就叫個沒名兒　沒名兒老太太！」一夥子年青婦女老是和她打趣，她自己的兒女全在敵區被日本人漢奸殺害了。

「我也要當個抗日戰士，給公家辦事，給兒女報報仇！」她侍那些離了家的女孩子，比她的親女兒還要疼哩！

勤務，伙伕，傳達兵……動員出來的一批家庭婦女，已經代替了男人的工作了。

女農夫

這里爲了作到「打仗人多，種地人多」，解決兵源和糧食問題，實行了「兵農合一」和「分地編組」的制度，「兵農合一」是此地解決兵源的方法，就是每個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之役齡壯丁，必得三人編成一小組，一個打仗，兩個種地，打仗的叫常備兵，種地的叫國民兵，國民兵種地出糧優待常備兵，一年給常備兵五斤棉花，十石糧食，使得家屬有依賴，「分地編組」是當局把所有的私人土地，由公家經手按土地好壞分成份地，原則上以每年能出糧食卅石左右的爲一份地，一份地由一個國民兵主耕，和村里的老漢、婦女助耕，土地的所有權仍歸原主，而使用權歸公家，這種鄉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婦女們，三分之二參加了耕耘工作，開荒

、種地、鋤草、收穫，很多和男子的勞動力不相上下。

在××個村有一個國民兵抽大煙，不好好耕作，地土都荒了，他的助耕者，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他的妻子，完全担任了所有的勞動，到收穫季節出人意外地比別人多打兩石糧食，政府會發給勞動英雄的獎狀。

一樣，在任何時候，無論任何集會，田地里總撒遍了女人和小孩的影子，無形中婦女成了主祈人，也就是說女人掌握着農區軍民的生命線。

這里，寫給你了一般家庭婦女勤勞的情形，這跟後方有着迥然的不同吧！還有訴你最近爲了解決職業婦女的生育問題，能力問題，家庭問題，已設立了托兒所，保育院、識字班、公共食堂，有些個村子正在嘗試各種公營事業，把婦女都組織起來參加社會工作。將來情形如何再告訴你吧！這一些數字關係，都不是盡善盡美，雖然事實上有些地方還不夠理想，還有着許多過渡時期的偏向，可是畢竟廣大的婦女從家庭裏出來了，畢竟成大婦女參加了社會工作，這難道說到那兒，還不是不可喜的事情嗎？

編後

（一）本期婦女文章的介紹：「婦女職業問題與民主政治」，作者把職業婦女的命運和民主政治緊密地聯繫起來，是職業婦女必須一讀的。

「戰鬥中的美國婦女」及「法西斯統治下的日本婦女」，給我們描寫出民主與法西斯兩種不同國度的婦女的不同生活，這是很好的對照。綠川英子是日本反戰同盟戰鬥員中的一員，在中國從事反法西斯工作已十年了。她這篇文章裏推許中國婦女的地方，雖然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也使我們慚愧得很！這幾年來中國婦女的地位一落千丈，拒用和裁撤女職員，提倡賢妻良母主義，推行婦女回家運動，簡直在走着日本婦女的道路，人家是這樣的恭維我們，但我們應該知道：離理想還差得很哩！

「我和學生生活在一起」，是一篇中學生生活報導。作者在中學校教了六年書，這些材料是從實際經驗中得來的。在中學校教書的不止作者一人，打人的，看打人的，和被打的少年讀了這篇報導，心裏都清楚，祇是不肯和不敢說出來罷了。

「翠鳳」和「她從泥土中復活了」，作者用文藝的體裁，描出了今天中國婦女之深切痛苦，現社會的確是太殘酷了，讀了這些文章的有良心的人想一定有這樣的感想：祇有努力促成民主新中國的實現來消滅這些不合理的現象。

二、本刊對讀者的希望：希望讀者投稿，各種體裁均歡迎，尤其歡迎以實際生活作題材的作品，字數最好在三千字左右，如用稿紙請寫清楚。

希望讀者通信：讀者本身和朋友有什麼疑難問題，願提出討論和要求解答的，本刊將有答覆，法律及對婦女問題有研究的專家，當樂於負責答覆。

本刊因種種困難未能如期出版，訂戶亦偶因郵遞遺失，致累讀者催問抱歉異常！現正努力改進，如訂戶有未收到刊物請將訂單號碼通知本社當即補寄。

爲婦女職業着想

金華

在中國這個制度里，我們婦女不但背負着民族的災難，同時還擔受幾千年封建傳統對婦女的種種壓迫。這些惡劣的勢力，雖然在抗戰初期高漲的熱浪里，曾經是一時退守，然而它們并未有絕跡，這一二年來，隨着大後方政治上與經濟上的不景氣的浪潮中，他們又捲土重來的向我們撲來。使我婦女們曾經在抗戰六七年所收穫的成果，今天又被這些魔鬼吞噬了，這不能不使我們痛心，我婦女們更要振作起來向這些惡魔作决斗。

不可否認的，在抗戰七年來，我婦女們在農村里，在工廠里，在機關學校里，在各種職業戰線上，我們曾流過血，也曾流過汗，每一人都捧出他們最大的精神，獻給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也看到了，我們的心血沒有白流，成千成萬的男子，不顧一切的出征，祖國在這次戰爭中站起來了——，可是我們收獲的果實正在被人竊取：我們在勝利戰鬥中正在聽着許多歎息，許多呼籲；

「四年前，婦女的地位隨着抗戰的高潮，社會各方面都發開歡迎的大門，婦女們這才得救，每逢三八節，婦女們歡呼着這是眞正解放的日子，眞正男女平等的日子！華率領着無數可愛的小學生曾在歡躍的羣中經過數次的呼唱。可是現在又變了……華隨着這股逆流 被踢出職業的大門，於是我們的生活就馬上成了嚴重的問題」。（九月廿五日大公報）

「××機關大裁員，被裁的以女性爲多，我便是其中的一個，並且被勒令一星期內就要搬出宿舍。……但是，凡是我所認識的人，我都去找過了，凡是可以去試探的地方，也都去試探過了，所得的結果，不是不需要人，就是不需要女人，另外就是要等，無限期的等。那麼我再有什麼路可好去奔走呢？就是去當女僕人，急切的也找不到相當的主僱。未必要我伸手去向人討錢罷？或者去當娼妓罷？……」（七月三日新華日報）

「……緊縮裁員聲中，却把女職員不斷地被排擠出來！而現在職業門前，好特爲女子築了一座壁壘，使婦們問津無門。女同學見此情形，發憤憤不平地說：『可見職女遺孽，還留在人間，豈女人皆是禍水乎。』」（九，十六，中央日報副刊）

「對不住！我們教務會議上有新的規定：凡有孩子或大肚子的女教職員一概不聘請」。（九月廿五日大公報）

這種嘆息，這種呼救的聲音，已經通佈到每一個角落里。同時在輿論上，也曾被當作一個社會問題而提出，

近兩年來，因爲大後方生產凋敝，經濟問題日益深刻，在職業戰綫上，已襲來了一股逆流。這逆流的最先犧牲者，除能力爲人專算的男子外，當以婦女較爲普遍。雖然並無公開的形式，像二十七年某省下令停用女職員，二十八年某局辭退已婚的婦女，廿九年某部規定停止已婚婦女的職務，現在各機關，已都不見有此明文。但事實上，婦女找事特別要嘗閉門羹。有些機關則謝容納女職員欠缺設備，也有些機關逐漸裁汰女職員，謂不適合於婦女工作。總之，職業戰綫對於婦女同胞，似有意無意的造成了一種陳壁，這是現前一個暗淡的社會問題」。（八，十九大公報訐）

在目前一切反法西斯的國家正在把一切人力都在動員起來，在我們祖國當前遭遇到空前困難，正要動員全國男女力量來解救這危機的時候，把大量的婦女力量擱住了，把大批的職業的婦女拚棄了，這不是一個暗淡的社會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全國高唱着「實行民主政治」聲中，我們應該要聽到這些呼喚，我們也應該記着被宗法社會所遺棄的婦女，老實說，所謂民主政治，從它實質看，不過是使全國人民大衆能有豐衣足食的生活。而今天在民主政治呼喚的高潮里，正是不少婦女們被拚棄在職業圈外。正是過曾爲社會人士所不忍看不忍聽的生活，要是說在實行民主政治運動中，我們應有責任的話，那我們就應「爲職業婦女着想」，解決他們在職業上的困難，因爲他們正在伸手向着我們求救。我們只有努力於民主政治的實現，才能把廣大的婦女，動員到職業戰綫上，在抗日工作崗位上，也要爲她們解決職業問題，集中力量，我們的民主政治運動才能做到廣泛與深刻，同時我們只有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眞正解決婦女們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難，這才是名符其實的民主政治。

「職業婦女」誕生

專爲研討職業婦女本身問題的職業婦女月刊，聞在十月中旬卽可與我們見面，該刊爲研究婦女問題的盧澗等所發起，立論正確，內容豐富。定價低廉，願定購者可逕函七星崗金湯街十三號該社云。

我所知道的『魯彥』

得先

魯彥的出身地在東海濱一個縣城，叫做鎮海。他的家住在大突頭，楊家橋；這裏離寧波很近，居民多歐經商，因此商人味道十足，他的父親一輩子替人家當賬房，直到七十多歲還在外面很辛苦地替人家管賬。他的母親是一位能幹，要強的女人；爲了兒子的過活和不肯在洋行裏學徒弟，以爲這是丟掉飯碗子不替她爭氣的事，不知流過多少眼淚，他有兩個姊妹，一個哥哥，一個妹妹。除大姐還活着外，都是十五歲～十九歲中間死了。而且似乎也都是死於結核病。

靠着他父母勤勞辛苦積下來的錢，把祖產分給的兩間房子修理整修。在一幢大院子裏同住的幾家親戚中，便顯得比較豐裕，因此便引起了忌妒。而且房中有一家因爲做生意發了財，在附近另造了一所大屋，過着豪侈的生活，於使他母親要強的心理感到非常不舒服。在這樣的家族中間，就常常爲了些微的小事，不斷地發生吵鬧、鬥爭。魯彥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

魯彥在自己鄉村裏的商小畢業後，父親送他到上海的一家洋行裏做學徒，同時替他定了婚。五四運動的高潮驚醒了青年的自覺。這時魯彥在一個英文夜校補習英文，也受到了新思潮的激勵。他感到自己所處的地位，是洋奴的洋奴（一個買辦階級的走狗），這是莫大恥辱，况且家裏又在逼他結婚，他深深地受到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兩重壓抑的痛苦，迫切地要求脫離他的卑辱生活。當時陳獨秀在北京組織工讀互助團，他就寫了信去，要求加入。接到允許的回信之後，他又得到朋友的幫助，就偷偷地逃到了北京。

他在工讀互助團辦的一個飯館子裏當伙計，半天做工，半天在北大旁聽。這樣的生活搞了半年，工讀互助團解散了。以後的生活全靠朋友幫助，續與幾民合辦農這些人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幫助幾年。他夜裏睡在廟裏，白天晚上就就在北大的圖書館裏，他每餐吃的是兩個窩窩頭（玉米麵做的饅頭），就是買窩窩頭的幾個大子（雙十個兄）吧，也還是吃一頓挨一頓的。」但就在這樣艱苦困難的生活中，他仍不停息學習。他以三個月的速度學會了世界語，能譯寸譯話，曾在北大幫助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教世界語。

不久他離開北京，同孩幾民到南京辦學校，沒有成績，又同幾民到長沙，任教於平民大學。這時他開始寫小說。半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他和幾民汪馥泉趙景深一起，在長沙辦了一個小刊物，叫做「野火」，刊物雖小，壽命亦不長，但野火卻燒過了長沙城，燒得每個青年都有點熱狂了。當時他們的思想是怎樣的，還在混混沌沌中的我是弄不清楚的，現在也記不得那些內容了。但記得他們敢說敢罵敢哭敢笑的熱狂，至少是當時一般反對封建社會的青年所歡迎的，在長沙流浪差不多一年之久。在平民大學出來後，他便流浪在長沙，差不多一年之久，民十四年再回到北京，任教於世界語專門學校半年。學校關了門，不久，他當了故宮博物院的職員。不久他又平到了長沙，正當中國大革命時代，他由北京又回了長沙，在省立第一女師教國文。這時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一生活的擔界日重。民十五年冬他到漢口在

武漢□報當編輯。數月後偕着家人回至家鄉，直到南京政府成立，他才□中央黨部國際宣傳處工作。

這些年來他一面在小學，北京晨報副刊發表短篇小說，已出□創作短篇小說集「柚子」「黃金」一部譯作「貓大小說集一」，「失了影子的人」「給海蘭的童話」等。

魯彥在二十歲以前刻苦求學的精神可說是達到了最高峯。他的文藝天才如果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他的成績應該還要大些。他不但有文藝天才，還有音樂的天才，他小時候在家裏偷偷地自己做胡琴，笛子玩，被他母親發現了，把他的樂器摔掉，並罵他學下流。後來他在北京學會玩各種中國樂器，最喜彈琵琶。他常以不能學西樂為憾事。有一次他得到晨報副刊的一筆較大的稿費卅元，全部拿去買了一支破舊的提琴，還在朋友處硬借了十元來配弦線。可是他的家裏正在同春堂去領了一袋生了蟲的小米來吃哩。

魯彥對於生活是毫無打算的，窮的時候可以硬着骨頭挨，有了錢就盡量的享受。他很愛孩子，但管不了的時候就去摔□管了。□厭惡，總很習□會裏，□□思

，拜金主義，殘忍屠殺，欺騙壓迫，但祇有消極的厭惡、忿恨，沒有實際行動的勇氣。他的生活是個人的浪漫的，他的人生觀是虛無、悲觀的。他的小說充滿了好少有點濃厚悲觀的氣味，尤其前後，屆今大時代的潮流，他應該是轉變了，十六年中我和他的生活隔絕，我不知道他。上面我敘述的，是民十八年魯彥二十八歲以前的生活，有些是他自己告訴我的，有些是我對他的印象。也許我個人的印象，不知不覺或多或少有些主觀，但一切都是真實的

附記：我和魯彥生活在一起，雖有六年，這六年中我們的生活精神物質都很痛苦。因為我們對人生的看法不同，處世做人的方式不能一致，我是愛生活的堅迫越重，對人生的了解越多，對人生就更熱情，更積極。民國十八年年初，我生了第三個孩子後三月，他說要到日本去，我才知道他另有戀愛故事，我帶了孩子們同到湖南，從此我們就分離了。

我們共有三個小孩：大的女兒叫做瑞佑，現在江津國立九中高中三年級讀書，第二個兒子是佑在湖南省立第六高級職業學校礦冶科畢業，將來預備升學，第三個女兒寧佑剛畢業初中，現在淪陷了的湘鄉—外祖家裏。他們小就離開了父親，雖然和父親的感情沒有很好的聯繫，但是他們得到了父親貧病而死的消息，也是很悲痛的。

賈寶玉的直感生活（上）

紅樓夢人物論之十二

太愚

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是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曹雪芹——

（一）創造人物的基本概念

賈寶玉是中國近二百年來所有讀者熟悉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個異態的天才型，是一個因敏感的幻滅者，一個受人憐愛和珍惜的形象。

文藝作品中最成功的主人翁往往是極其突出極其完整，使人們從多方面和他接觸，卻又不能簡單肯定地說明他。依照紅樓夢作者自己的意思，他筆下不需要提出什麼偉大的偶像，但他最長於創造實際而傑出，可常常而不易探索的角色；林黛玉、薛寶釵，尤其是賈寶玉都是在這種法則之下成為不朽的。作者曾以半幽默的意味說出他創造寶玉這一人物的概念——

「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女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梗峯下。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哀。」

無才補天而被遺棄，並不是神女的悲哀，而正是非常人性的沒落之感。這是作者自己寫作的動機，也就是主人翁賈寶玉的本質。然而這「寶玉」所經受的到底是怎樣的「遺棄」？所懷得的是怎樣的「靈性」？為什麼成為那被遺棄的「這一塊」？以及，它所有的是怎樣的悲哀？這是我們需要加以探究的。

在封建時代的中國，貴族階級享有着社會最高級的名位與物質。從這些「世代簪纓」的門閥中產生些精神萎靡或縱慾墮落的不肖子弟，自然是通例。這是當一個統治力量在所謂「昌明隆盛」的時期，也就是它外形體系到了最強化的階段，那些高踞社會頂點安富尊榮的貴族們，再也無法發揮[illegible]力量，提高地位發展嶄新的生活途徑，他們必然在[illegible]的關係之中從貴族上層結構[illegible]下去。這是曹雪芹所指出的，第一代是光榮奮鬥的創造，第二代是平凡的守成，第三代是低能的墮落，第四五代是荒淫的滅亡——「辜負天恩祖德，錦衣紈袴」「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一技無成，半生潦倒」的模樣。

賈府的起家是由寶玉的曾祖寧國公榮國公兩兄弟以汗馬功勳，同滿清開國而獲得貴族的地位。到了康乾全盛時期，除了一部份文臣武將為鎮壓內亂征服邊疆和施行文化統治以外，大多數貴族份子只有歌舞昇平，花天酒地，而再無其它用力之所。因此已經走向名位道路的寧榮二公的兒孫賈代善、賈代化就「演」「化」得平平無奇。再下一輩的三兄弟：賈敬是「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賈赦襲了世爵，不管家務；賈政雖然「自幼酷喜讀書」卻是靠「皇上因恤先臣」而額外賜了一名主事之職，看來「端方正直」實

政上進仕以正統自居的君子，一生對於』毫無建樹。到了第四第五代賈珍賈璉賈蓉賈芹，當然就只有貪財好色無所不爲。我們的作者很正確地反映出『一代不如一代』『江河日下』的中國歷史規律。

寶玉也是貴族階級從峯頂一步步下降途中的產兒，不成問題。不過他既不承繼他父親賈政那種平庸朴訥的傳統，也沒有像他兄弟賈環那樣世俗的齷齪得可憐的小氣，卻表現出另一種不可削的姿態，和陳後主李後主很相近的典型。作者爲強調他生來的稟性而設定了一個小故事：當他『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他將來酒色之徒耳』。寶玉爲什麼會有這種特殊的性格呢？作者自己也覺得很難解釋，他只借賈雨村之口給了一段玄學的說明——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爲之世……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洋溢於光天化日之下……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爲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爲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痴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爲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爲奇優名倡。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近日倪雲林唐伯虎……溫文若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

這種評論之際，就是說那些天資俊逸乖僻頑誕的人，生當所謂『爲太平無爲之世』，社會[illegible]被鎖得很穩定，既不易上升到從前的「聖君」「賢相」，又不容易淪落而成爲反面的「叛賊」「奸雄」，而他們出衆的精神才力無從發泄，便形成普通「善」「惡」範疇以外的畸形人物了。這種人物自然不能與環境調和的。從一般人眼光來看寶玉，就是所謂『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的不肖者；因此，環境遺棄了寶玉，寶玉也遺棄了他的環境。但作者故意使賈雨村『斥然正色』地對讀者批評道：『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的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由此可知作者自己認爲這是一個來歷特殊，個性特殊，經驗特殊的未完成的天才形象，是值得他以最大的力量加以深刻雕琢的。

（二）特異的家庭地位

依照學者們對於紅樓夢的考證，寶玉便是作者自傳性的人物，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我們這裏要認識的是紅樓夢中寶玉的地位與性質。

比起作者筆下任何一個別人來，寶玉是最主觀性的人物。他是賈府家系的命脈，是戀愛故事的中心，是人生哲學的說教者。作者以寶玉反映一些家庭的命運，反映許多女性的情感生活，反映一種特有的世界觀；並且以他的尺度批判著書中許多的人物

林黛玉初進賈府，王夫人第一面就對

他說「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寶玉聽了就知道這是那「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的寶玉。賈府之趨於沒落，原是賈母賈赦這些人所能模模糊糊感覺得到的事，賈政與賈赦自己無力於復興，而賈珍賈璉以及下一輩的賈蓉賈芹等更無法寄託什麼希望。寶玉原有一個哥哥賈珠早死了，有一個弟弟賈環又是趙姨娘所生的低能蟲劣的「下流種子」，於是從賈母起，所有的幻想都集中於這既形貌俊秀又秉質聰明的寶玉身上。賈母便是執行對寶玉嬌寵政策的最高權威者，她督率着全家的尊卑長幼，一致地親熱地捧着這位「鳳凰」式的公子。我們從寶玉要入家塾讀書的那一段場面之嚴重，便可以想見其平日生活之一般了——

……翌日一早，寶玉未起，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牀沿上悶悶……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怕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雖然是奮志要強，那功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裏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腳爐手爐的炭也交出去了……」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屋裏，常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要才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

這儼然是海里離家的遠別，實際上那家塾只近在隔壁，而寶玉之所以忽然自動地要去讀書，卻原為看中了一個秦鐘，好借此和他在一處鬼混。果然，他一進了學校便和一羣頑童大鬧糾紛，誠如賈政所說「念了些流言混話，學了些精緻的淘氣」而已。

這眾人供奉到處隨心的「菩薩哥兒」在家庭中卻存在着一個死敵，便是他父親。賈政從他一生下來就認定是一個「淫魔」「色鬼」，鑑於自己的「家運」懷着異深的疑懼；對於這兒子的人性，抱着最深的惱恐。於是家長以極嚴厲的態度壓制他。因此賈政便又遭遇着自己的母親的敵對，竟使他完全無法貫徹他的教育政策，賈母可以對寶玉說「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為了金釧投井和藏匿了優伶蔣玉函的事，而寶玉遭受了賈政的毒打，這是他們父子間最大的一場決戰。然而勝敗到底一蹶不振的卻是父親——

……正沒開交處，忽聽了鬟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都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說着，便令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

碰到人生意態衝突之緊要，宗法體系的等倒層次就表現出本身的矛盾，而待不

到解決了。那母親他用出對兒子的權威，而兒子對孫子的權威便一旦崩潰到從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寶玉在這老祖母掩護之下，永遠享受著賈政治外的特權，以維持了自己任性的生活。當寶玉被打傷了而休養將要恢復的時候，賈母決定賈徵的縱容致責——

……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以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要著實將養幾個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才許出門』……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卻每日甘心爲諸丫頭充役，倒也得十分消閑的日月。』

這就是寶玉脫離傳統教養的家庭而造成他特異的個性一種具體說明。

(三)女性中心意識的養成

外界的社會規範解脫了以後的寶玉，所剩下的主要的是自然人之存在。作爲原始人類第一種動力的物質要求，在寶玉既已不成爲侵入意識界的問題，他所剩下的便只有無窮盡地向著女性生活方面去飛翔了。

由於人類的本能以及從小『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之後天環境，使寶玉說出這種男性所想說而說不出的天才警句：『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於是帶著原始衝動性少社會生活壓抑作用的寶玉，除了離不開女性的溫暖以外，他更搜索不出自己還有其他需要，寶玉所佔有的異性範圍之大，是別人不能比擬的，他是那麼多女性中唯一的男性。他被命定了接受著別人的包圍與爭取，不需要自己去尋求與追逐，只泛泛地漂著，隨處都是熱烈的眼睛，溫熱的心。從他搬進大觀園後——

『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

在『枕上輕寒窗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的溫柔鄉裏，他對這人世間消失了任何企望；如果有，便是如何長久地把這種生活延續到自己死滅爲止，因此產生了他的一種奇異的人生幻想：他對襲人說——

『……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裏去就去了。』

這一類的談話寶玉說過很多次。其實『人生只合揚州死！』『此鄉不辛老溫鄉？』的心理并不是他一個人獨有的；別人處到他的境界也會歸結到這種意識形態上去。他生活在女性陣圍中就像是一葉輕舟無阻力中無止境地泛在一個自由的海面。這樣的環境與習慣，就使他也漸漸厭男性——男性不但於他完全無必要，而且是他特殊了的障礙；男性當然不曾具有那些女兒們的清真與聰明，溫柔，尤其是不能使他感到無限力的自由。大學中庸，科考功名，禮教拘束，財色擄取，這都是男性們所獨有的；他對於這種由人類經驗與試治

彼們所創造出的世界根本不想涉足，而且認為這是不需要存在的贅瘤。他周圍的男性中，他父親是代表着最正統的，也就是最男性的一種，使他懼怕；賈璉等代表着最淫蕩的，其這二種男性，使他憎恨；而賈雨村珍賈蓉之流，代表着最下流的，是第三種的男性，使他厭惡。如果男性中也還有像他那樣的，便是秦鐘蔣玉函一類，因為他們已是女性化了的。正和這種感覺相一致，凡是男性化的女性也使他不愉快。他看見周瑞家的特地把被稱為犯難的司棋拉出大觀園去，他就恨恨地說道——

『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

即使他平日所喜悅的寶釵和湘雲勸了他學習世務，他也發出『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眞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為人所惜。凡是女性們如果有使人不滿意的地方，也是為男子世界中薰陶所得，因此他反對女子結婚。至於對於生成是個男性的自己，他從來十分看低十分自賤的。他不但在吟詩說笑上覺得自己的才調比不上那些女兒們，他甚至憐惜靈上自認為是「濁物」，是「俗而又俗」，他祇願能做個女性替女性服役為榮而已。所以金釧死了，那最知道他心事的茗煙為他祈禱，絕不說使他們來世也成爲夫婦，而說『你在陰間保祐着二爺來世也變個女孩兒！』

他對於女　崇拜的意識是完全從自己生活的直觀而來。凡是屬於女性的真和美，他就能以絕無拘束的心去欣賞和同情，而不容入任何的理論的規範。晴雯發了脾氣，一把一把的扇子拿來撕，他說『響的好聽，再撕響些！』兩個人都大笑起來；他自己從晴雯的行爲的快感中得到快感。他看見齡官在薔薇架下一個「薔」字一個「薔」字的畫個不完，他站在花架外面，自己也隨着那女孩子所寫的筆跡而陶醉了；天下了雨，他只會想到別人身上會淋濕，卻不知道自己已經渾身冰冷」。劉老老無頭無尾地捏造了一個穿紅衣服的女孩子雪中抽柴的故事，便引得他誰也不能捉摸的幻想，不但必要窮其究竟的追問，還要暗中派茗煙去找尋勘。他無意中撞見了茗煙和一個小丫頭的幽會，他所感到的只是茗煙『連她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道了。可見她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當時他還提醒那小丫頭『還不快跑了！』再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這一舉動，足以說明寶玉由於毫無世俗成見，才能有如此純真的同情。

這樣的寶玉對於女性的愛護和體貼，必然是比較更又深細的。作者在平兒挨了鳳姐的毒打以後，曾對於寶玉有過一段細精緻的心理刻畫——

……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們賠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裏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吩咐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燒熨斗來……寶玉一旁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和鳳姐姐賭氣似的，……』寶玉忙走至妝台前將一個宣窯磁盒揭開……又笑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寶玉笑道：『那市上賣的胭脂不乾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

露蒸成的，只要拿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就夠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裏就夠拍臉的了。……寶玉因自來從未曾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些俗拙蠢物，深以為恨。今日……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是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已，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旋妥帖，今兒還遭荼毒，也就命薄的很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才衣裳上噴的酒痕已半乾，便拿了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絹子忘了，上面猶有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

四、意淫的性感覺

對於一般人物的性行為，若有人能加以刑罰或辯論的評斷，若從法律來看，那可能說他是屬於善的。不過在人類既已織成嚴格的社會網之後，太廣泛的性自由就不能允許。寶玉憑借着大觀園的圍牆遮斷了人羣世界，他自已極富皮的直感很少受到普通人所有的對於性的壓抑，這本也可以說是一種超越虛偽表現本然的意境生活。我們仔細看來，寶玉對於任何一個女性不具有佔有的意念；（否則，只可以說他對於任何一個女性都具有普遍佔有的意識）當他對她們中任何一個發生興趣的時候，沒有誰指得出他的不真實。寶玉和世俗的色情狂不同，也不是一個殘害女性的罪犯，他只是放縱着自已沸頭感覺的獵犬到處吠喚着女性們的美貌與靈魂而已；這也就是襲人所見的『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對于寶玉這種精神異態，作者使警幻仙子作了一番說教——

『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性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興趣；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

這理論首先劃明精神與肉體之不可分割；只知道皮肉之愛，那是「濫淫」的蠢物；孤立地強調性靈，那也是矯情造飾；而「第一淫人」之寶玉却是能從靈肉統一之中昇化出一種「意淫」狀態，也就是對靈肉雙方都有種濃重極深銳的性感覺。

作者並沒有正面評判到寶玉的性行為，但他以足夠豐富的材料暴露了寶玉性感覺的姿態。寶玉與秦可卿的關係與襲人的關係這裏姑且不加詰責吧；金釧兒之完全由於他一時之興趣而致此，却被作者遮掩飾地公開了。當寶玉說錯了話受了寶釵的搶白之後，他無精打彩找不到去處——

『……就到王夫人上房門內，只見王夫人在裏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旁邊捶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她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悄悄笑道；『就困的這麼着？』金釧抿嘴一笑，擺手叫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她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看王夫人合着眼，……上來拉着

手，倚愴地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在井裏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裏去拿環哥兒和彩雲去！」……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寶玉……便一溜煙跑了。」

眼看著金釧兒挨了打的寶玉，當時溜到大觀園中欣賞齡官畫薔去了。這位怡紅公子身邊有襲人晴雯麝月那麼一大群美貌的作女，更有黛玉寶釵湘雲那些高級女伴，他却還要毫無顧忌地去挑逗金釧兒，這有什麼理由可解釋呢？作者除了揭露他與金釧兒平日的關係，只間接指摘了在一個短短的時間中，寶玉竟緊接著湧過了三個情感場面：第一場是他和釵黛間愛的糾紛，第二場是他和金釧兒的戲弄，第三場是他對齡官畫薔的欣賞，他似乎在這剎那之間境地一變就可以不留餘影於心。此外，偶見襲人的表妹便起了羅致之念；看到鴛鴦就想吃嘴上胭脂；看見香菱想歸于他心爲神秘，對於那女修道士的妙玉常有探險的命運──這都是說明他從來自私地也是無邪地不顧顧那些女性們所各有的身份，利害與情感 因此他這種無舵的遊艇，也意外地觸遇一次礁──

一日，寶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個小旦齡官唱的最好……寶玉坐至她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動也不動。寶玉在身旁坐下──因素習與別的女孩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就近前來陪笑，央她起來唱一套「裊晴絲」，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起身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我們進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從來未經過這樣被人厭棄，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一進來就和襲人長歎，說道：「……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定分，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爲誰？

這同的旅行對寶玉應當是一種極有益處的經驗，他的自我一尊主義如然被齡帶了；他初次驚訝到這情感天地中還有別人存在；於是從自己的領域之不完整，而引起對於終局問題的傷感！　（未完）

美國海軍的陸上女兵

一九四二年七月，美海軍部開始登用婦女從事岸上工作，俾男子能直接作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海軍陸戰隊也成立了一個同樣的婦女輔助隊，現在的海軍婦女輔助隊，計有官兵六萬二千八百名，海防隊婦女輔助隊計六千五百名，陸戰隊婦女輔助隊計一萬二千名，她們是根據其智力，品格，和體格三種條件選擇的，除去戰鬥訓練外，其他的訓練和男子一樣，薪餉也和同階級的男子一樣。

翠鳳

羅迅青

冬天把雨雪和寒冷帶來了，這日子，大多數人們常常是蟄伏在家裏的，衣服穿厚一點，烤火添加着煤塊，然後，幽閒地嗑着瓜子，一面飲着冒煙的茶，但另有一些人，卻沒這樣的夢也不敢做，而且還有比雨雪和寒冷更可怕的，那是饑餓。

翠鳳這孩子在翠華戲院門口，兩手緊緊地挾在腋下，由於習慣，也由於這兒能遮蔽些風雪以冷。戲院要演完第十二場只差一刻，她已經餓了一天，還沒弄點什麼吃的了，也許會有一個人注意到她，會要她的，她這樣想。雖然，並不十分好看，但她總算剛三十歲呢！

的確，翠鳳，不，看她的面容，是疲憊的，蒼白的，有些呆板，那上面滿佈着皺紋，看起來，就像一張塗滿絲紋的紙，而皺紋就深深地刻在上面的蒼白，是那麼蒼老的臉，眼睛，老是不停地轉動着，那眼睛是可怕的，人可以在那裏面讀出絕望，讀出憤怒，讀出悲苦的悲哀，人們看到它時，很難不感到心的沉重和難過的。

生活滿是不停的折磨，是艱困接連着艱困。媽媽和孩子需要扶養，人每天必需要吃，而她們能典當的東西都早已典當完了。有什麼辦法呢？她曾經去過傭工介紹所，但找不到舖保，沒有人肯保出她，孩子還只有三歲那麼大小，連撿煤渣還不能夠，而媽媽又是一個殘廢的老人，她的腳痲痺了近七年，她什麼事都不能做。

戲終於散場了，人們蜂擁地從戲院門口湧出來，穿着皮帽，皮手套，穿着厚重大衣的那些人談論着戲裏的故事，叫喚着汽車。翠鳳用眼睛去追索那些人，他們不是一個給錢的，就是一大群人，她感到了沮喪。

前面，一個人走過了，穿着狐皮袍子，一搖一擺地，她追了上去，懷着熱望和恐懼。她用笑，用眼睛，而且像撒嬌地叫着"先生"！她不能不這樣做，她聽到了自己的心在跳動，那男人側過頭來，遊蕩地狠狠地望了她一下，吐了一下，遠擁什麼災難似地走向前去了。

她不敢回家，她害怕聽媽媽的歎息和孩子的哭泣，她受不了這些。她在心裏咒詛那死去的男人。男人是一個石匠，他不斷地工作，十多年，但在一個不幸的日子裏，他不小心伴着大石塊，從山頂上滾落下來，就那樣血肉模糊地死了。是他丟下了她們，使她不得不靠着羞恥，不得不出賣肉體，來把三個人從饑餓的困厄中救出來。這樣已經一年了。在當初，媽媽曾經悲痛地哭罵她，曾堅決地反對過，曾痛哭過，但是，當那老婦人看見了熱氣蒸騰的飯時，她狼吞虎嚥地嚥過去吃了，這是她媳婦不清不白賺來的錢，她怨厭，但她忍受不了那飢腸的饑餓。

許久來，翠鳳就失掉了眼淚，以前，她曾痛地終朝地哭泣，但眼淚帶來的，並不是金錢，並不是溫暖，這個容易叫自己的夢像，而腫得像胡桃一樣的眼睛，男人們是非常討厭的。

她繼續走着，拖着緩慢的腳步，踏着自己的影子，風從對面用遷怒接待她，在她右側的頭上，路燈高高地燃着，兩旁黯淡淡的光，像生着一層絨毛，街道最幽暗暗的，另一頭沖入無窮的幽暗裏，而遠遠的地方，六街那面的光淨的燈火在燦爛映着閃爍般的眼睛，那是從幸福寧靜的屬于夜遊露出來的，她以異樣的，很皆視了它們，她很遠些燈火 這些宅子，以及這些宅子中的人，她嫉忌他們，她咒咀他們。

行人更加稀少了，她轉入一個小巷去，那混亂的人指着的錢聲，吸引了她，那聲音在寒凍的深夜裏，是響徹那樣清脆，低調，她想向他乞討一次，呵！就是三個兩個也是好的，但她終於沒有開口，怎麼能夠白吃人家的呢！他們也是那樣可憐。她想。

入冬以後，這些事在她上常常發生搶劫的路人的事，但她不怕，是的，對人家還有她的倒做在旅夾着皮夾，但是，誰會要這樣面的東西呢？而這些東西又換得了什麼呢？ 塊碎裂的鏡子，一盒水粉，一疊最小的紅紙，那是做胭脂用的，還有一截祢枝燒成的炭餘，她每天用它來搖擺着肩膀。

一口從那邊逐漸壞下，一個矮個子的男人走過來了，那風的燈光又重新燃亮了一抹淡淡的她的眼睛泛起哀求的光，她的眼睛變得更利害，她笑，那裝着那樣凌亂，那笑弄歪了她的臉，顯得她是在哭的樣子，這樣，在朦朧的路燈下，那滿佈雀斑的臉，就更形叫人看起來害怕了，矮矮子一眼也不望就走過了，她搶向他，抓着他的手，「呵！先生！救救我，隨便給！呵！先生！……上我家去吧！……」矮子從她那顫抖的冰冷的手裏抽回手來，重重地推摔了她，當她跌倒爬起來時，那人走遠了，染上泥濘的，她冷透了，冰從破衣的裏邊浸進她的胸裏面去，她的夾袍的下襬十凝黏和地像着小腿，她吃力地走着。

不知什麼時候，她到家了，門沒有閂，所謂門，其實只是幾塊殘破的木板搭搭堵起來的，她抽開了一塊，走了進去 媽媽和孩子都睡了，她無從着倒在自己的牀上，用手抵着頭。隔着板壁，她聽到孩子在夢中發出饑困的「嗯嗯」的聲息，她尋思着人不能就這樣等死，是的，我們有兩個孩，可以賣掉一個，我們可以三個人一塊睡，要是找到了客人時，她們可以暫時搬一下的，而這板壁也可以拆掉，因為沒有東西生火，孩子已凍病了，他咳得很利害，這板壁當然可以燒好幾天的，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她已然不能再想，她的頭痛得要裂開來，她疲乏得像一隻剛剛走過長途的驢子一樣，她閉上了眼睛。

、東西只剩了一點少得可憐的錢，幾天就用光了，孩子的病一天天沉重，他已經不再哭着，媽媽和祖母了，他的小手也不能再像前幾天那樣抓自己的胸口，抓自己的喉嚨了，他病弱得像一條躺在沙灘上的魚，一下一下的呼吸着，而明天就是除夕，如什麼吃的也沒有，買下一點也不能向鄰居們借，他們一向都很窮困，她不願她甚至當她出門時，那些人還叫使得孩子們在後面向她投擲着沙子和瓦片，而那些冒犯着的人，同時她的人呢？他們自己卻又是像她一樣的，一些卑微的不幸的人，是一切所有的人，但那都不是去想它吧！只要孩子能活下來 孩子是唯一的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光亮。她去請醫生，但沒有錢，所生不肯來，為那事，她哭出了聲音，甚至向醫生磕着頭，但醫生只是發

起肩，厭惡地擺了擺手。她流淚着，掙扎但地爬上東山，到觀音廟去求觀音菩薩。她是慈悲的，她想。「她」定能救下孩子。在菩薩的香案前，她[illegible]討了一[illegible]，而且許下了願心，孩子好了之後，她要獻上一雙繡花的鞋子。

但是，不待菩薩，不停眼淚，不管「我的兒子，我的孩子！」叫喚着，孩子還是死了。在除夕的晚上，死的時候，是接連地 打着哈欠，一個比一個短促，一個比一個弱，好像他是疲倦不堪的，最後，嘴角微微地抖動了一下 就停止了呼吸。翠鳳抱緊了孩子，藏他在她的懷裏，她要使那僵硬的小身體溫暖過來，她貼着他的臉，嗚咽着，那聲音的淒厲，尖銳，聽起來，就像深夜的狼嗥。

從四面傳來陣陣的鞭炮聲，風震響着門戶，像似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用力的推撞着的，風，走了她的哭聲，把它送出好遠好遠。

巴經三天了，眼淚的河流澆灌着，哀痛像鉛塊那地壓着她的心。她想，孩子埋在義塚山裏，連棺材也沒有，他該不會被野狗拖出來吧！是的，饑餓的野狗會啃吃他，而由鼠們會齧食他的手指頭，會把掛那在活着的是一雙漆黑的小圓眼睛的，她不放心，她要去看他。

這是早晨，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凝凍的地面，在腳底下劈拉劈拉地響，寒鵲棲止在枯樹梢上，啄着翅膀，小心地探望行人，從家家的屋頂上，裊出了一縷縷的青色的輕煙。翠鳳不關心這些，也看不到這些，她急急地走着，在那小小的街坊上，她獃坐了一整天，用眼睛不停地搜尋它。天黑時，她回來，在路中的一個酒店裏，她作了一次狂飲，而當她踉蹌地走進家門時，另一個意外的打擊，又落[illegible]上！媽媽把自己用一根繩子吊在牀前的梁子上，繩子結實地，深深地勒入頸項裏，舌頭像一大片切碎的橡皮似地，從嘴上翻起的嘴唇裏掛了出來，那瞪得很大的眼睛裏，還有着未乾的淚痕。

這白髮蒼蒼的老婦人 不想叫自己再拖累媳婦了，雖然她也並不會活得長久，但她，沒有力量來支持自己 憂慮關住了她的頭腦，她一那樣了結了她不會幸福過的一生，了結了自己，臨死時，她回憶了她長長的六十七個歲月，那是充滿了勞苦和貧窮的。在十歲裏 她作為童養媳，被送到一個活生者之家，丈夫是石匠，在鑿鐵不到四十歲時，丈夫因為辛勞過度，咯血死了，而接着兒子又成為不救，現在呢？連最後的孫子也死了，被命運封葬了。

一切的死亡都是痛苦的，而自殺，這卻是更可怕的。

翠鳳發出了一聲尖叫，她顛倒了 倒在地下，沒有一句話，暗黑注入了她的眼睛，昏迷佔領了她。……對她，生命已經成為沒有用處，沒有意義的了，孩子和媽媽的死，把這個可憐的人弄得完全地絕了望。她分明地感覺得生活碎裂的響聲，她什麼都失掉了。

這以後，她瘋了。

如果你走到街上，不論什麼時候，你都會看到一個活像麻雀似的狹長的臉的女人，穿着一件綠色的夾袍，兩手緊緊地挾在腋下，從這條街溜到那條街，從這巷走到那條巷，她頻頻地 動着長而秀的眼睛，向每一個人笑，向每一個人露出牙齒，分不清他到底是笑呢？還是哭？但有許多人說她確是在哭着的。

偷帶出來的日記

——我們準備離開——

李懋譯

勃來夫人，一位七十五歲的老太太，描寫她在上海一個日本集中營里面的生活、這原來是一些寫給她的妹妹的日記式的信件，不過她沒有投寄，當她被交換回美國的時候，她偷偷地帶了出來。

八月廿五日星期二

昨天我們興奮了，正當中午的時候，他們知道多娜西到底把火炉弄到手了，可以用幾小時，又說每樣東西都得在三點欠一刻全進來。真是忙死！每個人都在和麵弄糕餅，趕到烘焙房去，今早大家包好禮物送過來，最後我們告訴兩個孩子替他們做生日，佛美，和那位黑人音樂家帶了他的號角來，在門前吹奏「快樂的生日」。

多娜西以為她只請五十六個人，但實際上她約了一百零六個，到會的有九十四位，我很少看見像這麼動人的宴會，也很少見到這麼麻煩的事，但到底值得，每個人們暫時忘了他是在集中營里。

下午十點鐘萬國紅十字會的負責人一位瑞士人來參觀這個集中營，我相信他是第一次來，他說我們的釋放是沒有問題的，而且格雷卜霖輪大約在十月十五日到哥亞，這就是說我們大約還有一個月的光景就可以離開這里，不過，我還是很懷疑，非到我們真正走了，我不會相信　也許是因為這位非常威風的來客吧？波爾君和羅斯君都意外得了自由，實際上我們在星期六都特別小心行事，所以星期日可以得自由洗洗衣物或洗洗澡，在我們，這樣就是優待了。呵，有一天當我們能夠隨便說話的時候，我們要告訴你許多故事的！

九月三日　星期五

今天恰恰是六個月了，自從我們被幽禁（我們可以這樣說嗎）以來，在目前被釋的希望最高的時候，每個人對於什麼都沒有把握，神經所受的緊張與當有時真感到難以支持。

九月四日　星期六

感謝上帝，據侍候卡爾朱登從外面叫多娜西，據說格雷卜霖在二號開行，又說我們有一國人在意大利南部登陸了，我們開始像狂人般大笑大叫，巴特里西跑下樓去告訴羅伯孫家，多娜西跑到娩達那里去報告好消息，我真不願留下娩達在這里，雖然我想她在這里等她的丈夫是對的。

九月十一日　星期六

夜里外面黑漆漆的，但我們設法弄到一點蠟燭，點燃放在桌子上面，再傳吃到一點兒乾酪，真是口福，而且是一種很新鮮的。

九月十二日　星期日

到底名單宣佈出來了，有的本來沒有被釋的希望的人這下子真是狂喜不勝，而有些人的家人可以走，自己卻被留下的難免

失望沮喪，誰去誰留有什麼理由呢？我們只是日本人的可憐吧了，我們大家集合在西邊接待室，姑兒先生按照字母次序宣讀姓名。

那時候眞像很嚴重似的，日本人也許會變了心，格雷卜雪也許被水雷所毁，眞愛麗也許會被調去運兵到南洋一帶，在這種時候，一個慣於敏感預知如我的人會想起許多可能的不幸，不過結果到還平順無事。

時常有人圍着多娜西，問她要些生孩子穿不得而不得走的衣物，有的要我們的床鋪、碗碟或其他帶不走的東西，這時候日本人不干涉了，他們宣佈床鋪桌椅等不許搬出屋子外面去，不過多娜西到底把自己的好床換給別人了。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二

平常我們有幾份上海時報看，但近來沒有了，問起來他們的解釋是這樣的：恐怕我們看到太合胃口的消息以而喜形於色，結果憲兵會覺得我們得到的待遇太好，我們的指揮官將因之而受責備！但是我們的人有的到蘇里醫院去一趟回來，帶個了眞實的消息，我們完全明白爲什麼沒有上海時報看的理由了，日本人必須要學學這種鼓舌如簧的撒謊藝術呢！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三

多麼可紀念的一天呀！今早九點鐘我們三百五十九人須到廣場中去集合，每個人的號碼都貼在明顯易見的地方，鄧家母女（按勃來夫人的女[illegible]鄭 Dmm譯者註）是十二和七十八號，我的姓氏首字是P，故排在二百五十九號，從六點半鐘，男人們都像狂了似的工作着，從拱廊把箱籠搬運到廣場去，本來是要按照字母的次序檢查，但不久就弄亂了，而一切也都順利地進行着，事實不像我們所躭心的那麼糟。通不過的東西堆積如山，一切傢具都沒收了。我的聖經，是我的丈夫五十年前送給我的，上面並沒有什麼特別痕迹標記，但也犧牲了。

我有一張仔仔細細地包好的大星條國旗，這被檢查的人拉了出來，但是很奇怪，他居然恭而敬之地摺好放回箱子去，不像別的都沒有這麼僥倖了。

我們把多餘的錢給了別人，希望他們拿去能有機會花掉，不要等到它的價值幷貶落到廢紙的時候。

九月十八日　星期六

這是最後的一夜了，但我們的手提行李直到天黑才檢查完竣他們多麼可惡呢？行李上的姓名牌子都因爲有嫌疑而扣留了，後來我請求他們放過那種東西，但他們却只特叫我走開，和一個朋友同到醫里去

在忠愛丸上　一九四三年九月廿一日

「乘長風號破浪而過於炎夏之海上……」我們走了，已經離開上海大約三十六小時了，八點鐘站着點名的時候，日光已經很刺人，中飯之後，我們又要排隊，由各生活營隊伍來和每個人握手揖別。

送行是在西廳前面，窗口和廊子上擠滿了七百個被留下的人　第二十一二十二兩號汽車開動的時候，我們的樂隊在台階上奏出「上帝祐佑美國」「老大的印西尼」和「星條國旗萬歲」等歌。

她從泥土中復活

劉雯卿

返塊土地，
是文化風景區，
也許——
在原始時代，
殺吃人的時候，
滴了血在上面。
人吃人的時候，
流了血在上面？
經過了千年萬載
土地肥沃起來，
長出了時代文明

× × ×

這塊土地，
像火山一樣，
活動起來了。
岩漿在地底下燃燒，
和生命溶化了，
發出一種脆弱的呻吟，
被人發覺了一個奇蹟；
他們把這一堆新土挖開，
拉出了一個女童的屍體，
不，她還有一縷呼吸！

× × ×

這是主人的體罰吧；
在生時飢餓縈繞了她的血肉
所以在她的臉上蓋着一個飯碗，
手腳用繩絲緊緊地綁着，
肚皮貼緊了脊椎骨，
一件襤褸的單衣，
是這樣一個污穢，
說明了這悲慘的身世，
染透了變色的血漿；
模糊的血漿呀；
封鎖了這骷髏上的創傷

× × ×

她蘋果似的小臉上，
糊滿了血色的泥土，
襯托着紫黑色的頭皮，
口中拔脫了三顆當門牙，
嘴角裏吐出血沫，
[illegible]
只有心兒在跳動，
鼻孔在呼吸，
她還留戀着這殘忍的世界！

× × ×

周山村的男男女女，
懷着一顆驚奇的心，
擁上了這塊無情的土地，
廣西大學的學生和工友，
也奔跑出來打救，
人們都驚恐失色，
紛紛議論她的來歷，
有人說：
她是十歲的年紀，
生長在××地，
家鄉淪陷了，
父母被敵人殺死了，
被人拐帶，
賣為婢女！
有人說；
話裡的主人
還嚷着人家的[illegible]弟，
他學的，

是法律！
誰也不知道他的心，
究竟是什麼做的！

× × ×

兩個工友，
伸出手來，
摸摸她的胸口，
是否還有絲氣？
他們給與這女孩的同情，
是一聲沈重的嘆息！
連忙把她抬到福山村，
安放在他主人的屋子裏，
廣西大學的某生，
那個壞胸；
也顧不得什麼關係……
抱着個兒孤，
緊緊地鎖了雙眉，
世界雖然混亂殘酷，
終有良心，正義！

× × ×

這不幸的女孩，
終日昏昏迷迷，
她從未想見人間，
還有這樣溫暖的同情，
醫師在診治，
學生在看護，
工友在捐錢，
鄰居都在歎着：
「伊有奇冤！
伸雪奇冤！」

× × ×

醫師第一步手續，
打強心劑，
注葡萄糖，
洗去滿身的污泥，
換上了潔淨的衣裳，
醫師第二步手續，
檢查創傷，
洗濯大腸，
渾身大小創傷百餘處，
在她的大腸裏洗出來的；
是草根，樹葉，樹皮……
這是他主人文明的紊亂的東西，
仁慈的醫師，
他的手顫慄了，
不禁下了熱淚！

× × ×

不要問良心的價值？
她可換得女童生存的權利，
經過了十多天的診治。
她從泥土中復活了！
這可憐的孤兒，
不知費了多少人的精力？
但兇犯有律師的辯護，
誰又能保障，
從泥土中復活了的她，
在律師的筆下，
就不會變成罪人？